



目 要 期 本

論文藝批評(理論)……………白 蒂

微笑的魔鬼(翻譯小說)……………馬摩西

貴族的女兒(詩)……………仁 丁

愛情與色情(文藝座談之三)

金馬崙山上(散文)……………古 梅

沉渣(小說)……………李定華

爛泥河的嗚咽(小說)……………辛 生



竹 (指畫)

吳在炎

版 出 日 五 廿 月 十 年 六 五 九 一



#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半月刊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地址：新加坡里峇峇里律

三一九C

信箱：二〇三四號

319C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9

P. O. Box 2034

編輯者：焦風編輯委員會

零售：每册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二元一角

全年叻幣四元

承印者：文聯印務有限公司

819 North Bridge Singapore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社

地址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Tel: 23733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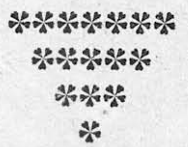
歡迎訂閱 歡迎批評

## 目錄

- 竹(封面).....吳在炎
- 理 論
- 論文藝批評**.....白 蒂(3)
- 愛情與色情**(文藝座談之三).....(10)
- 天風,王林,江陵,申青,興周,提摩,蔣  
    保,常夫,高路,高風等。
- 語 絲.....羅 強(9)
- 小 說
- 微笑的魔鬼**.....馬摩西譯(5)
- 沉渣**.....李定華(15)
- 爛泥河的嗚咽**.....辛 生(20)
- 無路可去**(漫畫).....亞 榮(12)
- 金馬崙山上**(散文).....古 梅(13)
- 蕉窗閒話**(雜感).....申 青(14)
- 損人利己**.....莊志雄(16)
- 難忘的遊踪**(遊記).....興 周(17)
- 貴族的女兒**(新詩).....仁丁譯(19)
- 造船**(刻板).....陳龍玉



# 論文藝批評



「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批評的時代，一個產生多量的批評的時代，這一方面由於書籍的增多，給批評奠定下極其穩固的基礎；一方面由於文學理論研究的擴大，也就是對於文學思辨方面的興味日趨濃厚，因之批評一類的書籍逐漸發達起來，其本身就可以構成一個圖書館。」

——赫特 (Theodore W. Hunt) 文學與文學批評。

文藝創作是一件艱巨的工作，批評文藝作品則比創作更加艱巨。創作文藝是「作家」，批評文藝作品的人是批評家，也可以說是「作家的作家」。作爲一個文藝作家也許不見得太困難，要成爲一個出色的文藝批評家却就沒有那麼輕易。所以古今中外不論任何時代都有優秀的文藝作品和偉大的文藝作品，但高超的文藝批評以及令人敬佩的文藝批評家却如鳳毛麟角。

就目前的馬華文壇來說，文藝創作如雨後春筍那麼蓬蓬勃勃，文藝作家人才輩出。可是文藝批評方面不但非常貧乏，而且有一種錯誤的偏向，不是偏愛吹捧，就是抹煞唾罵。有的自以爲批評的尺度緊，眼界高，抹煞一切，以爲馬華文壇根本就沒有一篇够水準的文藝創作；沒有一個人够資格配稱爲作家；有的是深受教條主義的毒害或主觀成見太深，帶上有色眼鏡看一切，形成門戶之見。這些「批評家」信口雌黃，對文藝工作者誠然是最重的傷害和打擊，同時亦足以引導讀者走上歧途，是以沒有嚴正的文藝批評不能不說是當前馬華文壇上的一大缺憾。

理查孫教授 (Prof. Richardson) 說得好：「批評是和創作有同樣的效用，並且有同樣的高尚；有些偉大的批評，其本身也就是最好的文藝創作。」沒有高尚與嚴正的批評，也就不可能發見真實和闡明文藝創作的永恆價值。這也就是說，文藝批評的任務是對文藝創作具有深度和廣泛的理解，文藝批評家是文藝作家與文藝欣賞者之間不可缺少的一道橋樑，通過文藝批評家的理解，使文藝作家在其文藝作品中所表達的思想意識得以發揚光大，眞理得以顯見，作品的價值能獲得公正的評價，文藝欣賞者也能借重文藝批評家的理解，使其對文藝作品具有正確的觀點和深刻的認識，

由是足見文藝批評的重要性。

批評的任務既然是在於對文藝作品的深刻理解與尋求其永恆價值，那麼批評家的觀點和角度也就特別值得重視。中國遠在漢魏之時就有嚴正的文藝批評，有的以「文以載道」的道德觀點去看，有的以「文章經國」的政治觀點去看，有的以「氣韻詞藻」的純文學觀點去看，有的以「溯其師承」的歷史觀點去看，雖然都說得上是文藝批評，但只能從一方面或只是選擇一個角度去理解文藝作品，自然不足以闡明其永恆價值。根據韓特氏的意見，作爲一個文藝批評家要從「歷史」，「語文」，「審美」，「哲學」這幾方面入手去建立他的批評角度和觀點，才能達到眞善美的境界。

所謂歷史觀點，乃係對產生文藝作品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淵源要有正確的認識。例如毛姆的「馬來太太」所表現的主題是反映殖民地拓殖者的生活境况及其思想意識，由於生活的需要使他隨便和一個馬來女人同居，他對這位「馬來太太」沒有愛情，不承認她是他的太太，看不起她，但他不能無視其所造成的既成事實。假定我們不從殖民地的歷史觀去求理解，對「馬來太太」也就無法給予公正的評價。同樣的理由，批評家如果沒有正確的歷史觀點，也就看不出許多世界名著，諸如紅樓夢、水滸傳、戰爭與和平、父與子、雙城記、羅密歐與朱麗葉、唐吉訶德、飄、……等等的永恆價值。

所謂語文觀點，只是注意到文法，語言詞彙的運用以及文章的結構，這也可以說是寫作技巧的一部份。寫作技巧的好壞，固然可以影響文藝創作的價值，但並非文藝創作價值的決定性因素。文藝批評家誠然是需要注及此，却不應以此來衡量一切，正如批評戲劇演出一樣，絕不能單憑個人演技的好壞來決定一齣戲演出的成敗。

所謂審美觀點，那是更深一層研究作品的形式，風格，以及作者對題材的處理與人物的安排。審美觀點的鑒賞方法是需要有高超的藝術眼光和正確的認識，還得能够冷靜觀察與思考，惟其能有深廣的理解力，才能够看出作者深心之所在。

所謂哲學觀點，那是要注意到作者通過作品所表現的思想意識，作品所蘊蓄的眞理所在，這也可以說是對作品主題的正確認識。批評家對眞理

，對人生如果沒有深刻的認識，根本就看不出作品所表現的主題是什麼，欣賞尙且談不到，又怎能輕言批評。同樣的理由，如果帶上形式主義與教條主義的有色眼鏡來看任何作品，固不獨看不出真理之所在，抑且會以主觀成見去誤解、歪曲，和抹煞作品的價值，這一類批評，簡直是摧殘與絞殺。

以上所說的是批評家應有的基本觀點，不論是歷史的，語文的，審美的或哲學的，都同樣值得重視，倘若只從一個角度去看作品，決不可能發現作品的永恆價值。

其次應該談到文藝批評的態度。

批評家對文藝作品求理解，自然必須對作品細心分析與解剖。他所持的態度像一位高明的醫生對人體解剖一樣的是爲了求真理，而不是做個殺生的屠夫。是以其所抱持的態度，應該出於對作者及其作品有一片愛心與誠意，正如美脫爾所說的：「我們對於够得上批評的當代作家，都應該用一種同情和愛的精神去接近他。我們首先應該把我們從作品中接受到的印象加一番分析；其次應該嘗試着去體會那件作品的作者，去描摹他的氣度，刻劃他的性情，研究世界對他有何意義，他對世界有何取捨。至於他對人生的態度，對外界的感受，以至心理方面的變化等等，我們都要加以體會。這樣我們一定可以把自己同作家的距離縮短，甚至心心相印，吻合無間！」這是多麼值得讚佩的態度，可惜對作者和作品能有一片愛心和誠意的批評家，簡直少得可憐。相反的，絕大多數所謂批評家對作家似乎有深仇大恨，始終是以敵視的態度來看人家的作品，而他的任務也似乎只在挑剔而已，倘在作品中發現人家的缺點和過錯，不但不會加以深思，也不會設身處地去體察作者的苦衷，反而以善於揭發與指責而沾沾自喜，既不能身居局中，以與局中人共甘苦，又不能身處局外，給予超脫與公平的評論。無怪乎文藝作家對批評家深惡痛絕，武者小路甚且說過這樣的憤激話：「批評家對作者種種無理的要求，置之不理就是了。他們的本意根本不要作者好起來的。他們也是人，不會澈底懂得別人的作品的。況且在很短的時間內瀏覽了很多的作品，似乎總得說點兒什麼，所以不自覺地信口開河地說了出來，想想也無足深怪。不過在作者這方面，倘蓄意要向批評家去討教，倒是多此一舉。自己的路，除了自己努力工作着，自覺着走下去之外，沒有別的方法。」這一席話容或過於偏激，完全抹煞了批評家的存在價值，但始作俑的還是批評家抱着錯誤的敵視態度，才會招致文藝作家深惡痛絕的極大反感。這一層正說明作爲一個批評家必須使自己和文藝作家聲息相通，心心相印，能以局內人的身份去體會作者及其作品，且能具有一片愛心和真誠，以局外人的身份，客觀而超脫地去理解作家及其作品，這樣才能給予嚴正與公平的評價。

有了正確的觀點和良好的態度仍不足以輕言批評，批評家對文藝作者

及其作品有沒有深刻的了解，仍須作進一步探討。

一篇成功的文藝作品，必然是作者的思想、情緒、生活體驗及其豐富的想像力底具體表現，對作品的批判必先對作者能有深刻的了解始能爲功。譚「離騷」，如果對屈原的出身、處境、思想、氣質、情感、志節及其所處的可悲時代一無所知，絕不可能了解「離騷」的永恆價值；不懂得司馬遷深心之所在，也就不知道爲何他要把項羽的傳記列入「本紀」。大批評家勃蘭特斯 C. Brandes 說過：「一個批評家雖然在精密研究之後，自信對於所要批評的作品有了把握，但在他所要討論的人物沒有活在他心裏的時候，他最好不要去從事批評。要達到理想的地步，他必須耐心等待幾個月的光陰，等他對於作品後面的『人』有了整個的把握時，他便可能產生出一件任何創作所不能企及的東西。」要柏甫 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 也說過：「要研究作品須先研究作家，而研究作家須從他小時候便研究起」，而且應該「鑽在作家的身中，懷中，用種種方式使其活動，發言，並觀察他的時代、習慣與生活，這樣才算得上是個真正的批評家。」偉大的批評家們這些至理名言，都是說明理解作家對批評作品的重要性。再從批評作品來說，絕不能單從書本的字面上着眼，只作註解或引伸說明的功夫，或就其所搜集的材料加以有系統的整理，供給他人作參攷而已。因爲單從書本中得出的意見往往會流於淺薄無聊，這也就是說，對作品的批評必須有相當的廣度和寬度，從書本之外再去搜集足爲引據或參照的論據或材料，才能對作品作深刻而正確的批評，例如對但丁的神曲，單憑讀這一部書絕不可能深刻理解但丁所表達的意義，而必須熟悉意大利歷史，聖經新舊約，以及但丁所處的時代，才能了解「神曲」所表現的是什麼。

歸結以上所述批評的觀點、態度和對作家與其作品的深刻認識，都是從事文藝批評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以此爲出發點來從事文藝批評，當不致流於淺薄、幼稚與刻薄。反之，適可以提出建設性的批評，對作家公正的評價和有利的鼓勵，對讀者提供正確的觀點和認識，對作品亦足以闡揚其所應得的價值，這才說得上是批評。

批評家是最值得尊敬的「作家的作家」，不但要有深厚的學養，正確的認識，豐富的人生經驗，犀利的眼光和冷靜的頭腦，更其重要的是要有一顆博愛而善良的心和寬宏的胸懷氣度，才負得起如此艱巨繁重的工作。

最後，我願引用韓特氏的話，作爲本文的結束：

「文學批評必須保持在文學大師手裏，決不可委任給初出茅廬的無知者之手。沒有任何一個偉大的作家認爲批評是不屑做的，而在他能做的作品當中也沒有比批評更重要的作品。從來之有偉大的批評家和偉大的批評傑作，是無異於有偉大的詩歌和偉大的劇本，批評的天才在文學的境域中是一種特殊的天才。」

# 微笑的魔鬼

埃及穆安奈斯著  
馬摩西譯

她爲了和一個青年講戀愛，內心頗受種種憂慮和苦痛的折磨。她分析事情的好壞，結果倒認爲自己已找到如意的對象了。

她實在算是個天真無邪的小姑娘，根本不懂矯揉造作或故弄玄虛，那一套世故女性的慣技。她有一類愛人如己的心腸，老想着要替不幸者減輕痛苦！她之能參加護士工作，全爲了要實現爲人道勞的心願。

她的生性清高，對社會的虛偽和空談，異常嫌棄。她家裏很富有，父親做過內閣總理，對她出外供職，尤其是做看護，表示不贊成，認爲是多此一舉。但他很了解女兒說做就做的堅決意志，況且她有做事的能力，只好允諾，並把她介紹給愛敏大醫生。愛敏是他的至友，是埃及及第一流的外科醫生，擔任他私人開設的醫院院長。他們三人商議好，對少女做看護的身份，保守秘密。她從新取一個名字叫載娜巴；除了院長知道她是總理的女兒外，沒有其他的人知道她的底細。只這一會光景，她忽然後悔不聽父親的勸告。她原本料想所有的人，若是要做一個名符其實的人，就該有憐憫慈悲的心腸，但事實並

不如她的料想。她進醫院工作是一個漂亮而風度翩翩的青年，他的儀

表，惹她自誤，他的談話，使她受騙，她的心爲他所傾倒，情不自禁，恍惚迷離，……幸虧她能及早覺悟，縣崖勒馬，感謝主宰的幫助，使她又再展開了脚步向前走。

她爲了將來的途程，只好揩乾了眼淚再說。一會兒門開了，醫院秘書走進辦事室來，他的個子很矮小，活像一隻受傷的老鼠，臉上露不出絲毫溫和的表情。他由眼鏡後瞪着眼睛看着她，含糊地說道：

「啊，載娜巴小姐，抱歉得很，我不再多說廢話……但是算了吧，還是不說的好。」

「啊，哈沙波先生，沒有關係，你自管說，反正你是知道內幕實情的。」

「你說得正對，載娜巴小姐，……但你不是一向驕傲成性的人麼？」

他的語氣大不對頭。過去她本來相信他有男子骨氣，直到昨天爲止，他的態度，還很溫和，該說他是導人走正路的天使。現在才明白他千方百計，委屈求全的動機，原

是誘她討好那專門倒蛋的律師。他常常表示他以真誠待她，願以自己的品格担保他的至誠。他要她接受他的目的，現在他怎麼說呢？他含糊糊糊地說道：

「啊，載娜巴小姐，……玩是玩，……努力是努力，……這些人呀，全都是大人物，……」

「大人物與我有什麼關係呀！」

「我的願望是，我們不能把事情推得乾乾淨淨；愛布阿尼大律師，是一個危險人物，……最好我們到他那裏去看他要什麼？……」

她不能再聽比這更多的了，她於是氣沖沖地跑到她的房裏去了。

她的臥房與院長愛敏醫生住的房間恰是對門，中間只隔着一個花園。

她父親會特別拜託他關注她，她更以爲幸，確實愛敏醫生優待她，有甚於自己的女兒。他是著名的外科醫生，異常富有，以前做過衛生部長。他有這年青的女郎，陪伴左右，也算是一種生活上的調劑。

那時他在房裏，聽到對門屋裏有她的脚步声，他就笑容可掬地，等待少女向他走來，向他問好；他會像平常的慣例，一見面就用溫和

有趣的話逗她玩，……但這回她並沒有到他房裏來，他看着門外通到她房門的路，取掉了眼鏡等待着，然後出聲喊道：

「載娜巴小姐。」

他沒有聽到回音，他靜靜地聽了一會，只聽到哭聲。他吃了一驚，立即站起來，輕輕走到她的門口，用手敲門，仍沒有聽到回音。他再敲門，忽傳出尖細顫抖的聲音說：

「我就來了。」

他由她不正常的聲音裏，有所感覺，就迅速返回自己的房來，站在房中間等她。一會兒她開門出來了，臉上顯出苦痛難堪的樣子。她開口說些什麼，但她並沒有說，只是緩慢地踱着。用眼睛盯着大窗上的玻璃縫，醫生立即問道：

「有什麼事嗎？我看你很高興的樣子。」

「不，沒有什麼。」

「爲什麼否認，我的孩子呀，有誰惹你生氣嗎？」

於是她掉過青春如畫的面容向他柔和地說道：

「爲什麼呢？你看出有事情發生嗎？」

「明顯到極點了，你還要瞞着不說。」

「安拉主宰知道，我隱瞞着幹什麼？」

然後她看了看手錶，急迫地說道：

「啊，我幾乎忘了，那十二號房病人打針的時間，已被我遲延了兩分鐘了。」

說完她向着門，準備要走，這

時醫生也微笑地阻止地問道：

「載娜巴小姐，你爸爸約我去，幹什麼？」

「他請你去嗎？」

「是的，他來約我去，但恰好我不在此地，他們告訴我，他今晚約我到你家去，有急事要和我商量。」

然後他走近她身旁，笑着逗引她說：

「我已猜對了，裏邊一定大有文章：藝術性的婚事……」

他用法文對她說，在一陣狂笑之後，他又說：

「我可以說：他是個有才幹的男人，是嗎？哈！哈！」

「喲，院長你說的他是誰，：我想他家不會產生有才氣的男子吧。」

她說完就料理她的看護工作去了。

晚上她回了家。其實，這華麗雄壯的建築物，應說成一所宮殿，才合實際。

一種卑賤的感覺，在她的心裏作怪。她實在是受人凌辱，使她自己跌落在土坑裏。她想遠遠地離開人，抖去衣服上粘染着的灰塵，才能稱心滿意。

她在房裏靜坐了一個多鐘頭，對着梳粧台上的鏡子沉思。她也想到女人總算是女人，應有她生存的自信心。但她忽而又想到亦許是女人的緣故，遂逃不過男子粘有的關卡。她所痛恨的那人，够不上說是男子漢，簡直不是人。

她手裏玩着一朵艷麗的玫瑰花，不時呼吸那散放出的清馥，她想玫瑰雖軟弱，也有枝上刺人的荆棘，爲之護衛。一會兒房門開了，她父親走進來，出乎意料之外地，女兒竟迅速跑過來，投奔到他的兩手間，眼淚奪眶而出。父親却大笑起來，戲弄她說道：

「啊，娜娜，啊，我的載娜巴小姐，我看這是歡樂的哭聲吧。」

她有點孩子撒嬌似地惱怒着說道：

「你們所有的人都笑話我，：我不滿意我，是嗎？」

「我不滿意你？別瞎扯了，不止我一個人愛你到極頂，幾乎整個裏裏外外的人，都在說你才貌雙絕呢。」

爸爸向她的臉上親了一下，不斷地笑着。她仍倒在她父親的懷裏，頭靠在他的肩上，說道：

「歡樂什麼呢，爸爸。」

「這是我個人的喜事，也是你的。我又欣逢了義女了。」

「啊，爸爸，你開玩笑嗎？誰是你的義女？」

「啊，娜娜，義女就是我奉命組閣的象徵呀，最重要的是他們都順服我。」

「真的，你又第二次再做內閣總理了。」

「你得說第三或第四次吧，國家老要我上台執政，又有什麼法子去拒絕。」

「會記得上次內閣垮台時，你已經發過誓，永不再幹組閣的勾當了。」

「我的女兒呀，國事亂如麻，國王階下的江山都快丟了呀，若我拒絕組閣的大命，我這條老命會白白地送掉了呢。」

他靜默了一會後說道：

「我們不用談政治了，沒有一人告訴你這消息嗎？」

「什麼消息？」

她離開她爸爸，跳上椅子，就像她小時的習慣，盤起腿來坐着，注視着他那莊嚴祥和的臉，靜聽着佳音。

他微笑着說道：

「所謂消息，就是你訂婚的事。」

她聽了毫無猶豫地回答道：

「我不是屢次對你表示過，我年紀還小，不需要結婚嗎？」

「你知道嗎？女孩子們，常常表示她們不需要結婚，她們却又嫁給另外的人。」

她俏皮地說道：

「你老實告訴他說不行，她還沒有考慮到婚事。」

「好的，萬一他是一個夢想的王子，你當怎麼辦呢？」

「喲，親愛的爸爸，我還相信世間有所謂夢想的王子麼？」

「女兒呀，你聽我說吧，我把他的資歷告知你吧，讓你下個判斷，不消說他是個有爲的青年，受過高深教育，曾在法國攻到了碩士學位及一等律師文憑，他有三百畝地，民選的國會議員，……一切的一切，都令人滿意萬分。」

「喲，光榮極了，他爲什麼老是等待着我呢？……他的名字叫什麼？」

「他就是大狀師愛布阿尼：你是認識他的，過去也常到他家去看書。」

她聽了好像在心裏吞下了一顆炸彈，受了創傷似的，在短短的幾分鐘內，她不想聽見什麼，或再看到什麼了。她半天說不出話，好像一個啞子。她父親猜想這不過是偶然的動議使她發昏，他大笑起來，打破了整個空閒的沉寂。他想像他的女兒，已被那美麗王子的雲彩所籠罩了。他走向門口，說道：

「他明天要來和我們共進午餐。」

父親快走出門時，她出聲喊他轉來，聲浪是那麼堅決而帶有恐怖成份。她說：

「爸爸！轉來！請坐在我前面的椅上。」

「什麼？……有什麼事嗎？」

「快來此地坐下，你們男人真是一種奇怪的東西，甚至做了首相的人，也不能例外。」

他注視她那哭喪着的臉，慢慢地走過來，坐在靠近她的那一把沙發上。她從頭到尾，把她和那青年的過程，詳細地告訴父親。

他聽了頓起同情心地說道：

「這樣嗎？他真的這樣壓迫你嗎？真是蠻橫到極頂了。」

「你還說他是夢想不到的王子嗎？」

「滾他的蛋，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傳說故事了。我會經一千次對你說，快丟掉醫院這份工作，何必自

【期四十二第】

尋煩惱呢。」

「這也不見得；如果沒有醫院，我這條命早已送掉了。這位荒唐的王子，使我遭遇莫可名狀的痛苦，多虧他有法學的學位。」

「以後怎麼辦呢？」

「明天讓他來吧，沒有關係，讓他來赴約。」

「不，我的女兒，我不能和這樣的畜牲，同坐一席呀。」

「不要緊，就讓他來吧。但是可把明天的約會，改在今天下午吧。請他喝茶算了，這樣比較近乎人情。我要邀請我的首相爸爸，來觀看生平未曾見過的一齣最溫和的喜劇。」

× × ×

當天下午五點一刻鐘，愛布阿尼大狀師，被邀請到首相府的客廳裏來了。他穿着自己最華貴的西裝，顯得一表人才，漂亮異常。首相走出客廳，和他握手。他要使所有秘密都公開，以便作一個正確的判斷。接着他的夫人也進來了，並向他握手。但是女兒却站在內廳，想着這壞東西的事情。他父親出聲喊叫道：

「娜娜為何還不進來，……：害羞嗎？」

「她的母親走進去陪女兒一同來。大狀師一見她的面，臉色立即變形，好似觸了電流一般。」

富於幽默感的父親，這時也大笑起來。至於他的女兒早已打好了主意，想好了措詞，她好像一個戲劇的導演，開始說白道：

「愛布阿尼先生，好嗎？請坐，請坐。」

他垂着頭站着，並沒有坐下。她再說道：

「請，請休息一會兒吧。」

他是一個善辯的律師，但這時他的唇舌，似乎有些生澀。搖搖頭，悻悻然如有所失地說道：

「不……不……不知爲了什麼……今天這樣辛苦。」

「公事太多，是嗎？一個像你這樣的大人物，自然是百務纏身的了……究竟有什麼事使你這樣頭痛？」

「是的，謝謝你的關懷，……我……」

「我知道你要什麼，……：你要取回你寫來的那些信嗎？」

「什麼信？……：啊，我想起來了，……：用不着了。」

「你不是會表示要和那些書信借亡麼？」

她面帶怒色地把那束用繩子繫着的信，取出拋在地上，說道：

「怎麼？你不想要它們嗎？不能讓它在地上受踐踏。踐踏了你的熱淚呢，先生呀。你這些真憑實據應留着作永久的紀念品，喲，你爲了這些信，照理你應憑良心譴責自己才對，不該洗去責任。」

「算了吧，沒有必要了。」

「爲什麼你能忍心說沒有必要呢，你不是說過，若不退還，要毀壞我的家嗎？」

「够了，……：我要對你說明我的身份。」

「阿尼先生，沒有表明的必要了。」

這時載娜巴又厲聲地說道：

「愛布阿尼先生，門是開着的，但對不起，我不能叫聽差送你到門口，……：聽差用不着聽差送行呀……」

他走過來想拾起那些信，但女兒的父親却伸脚去踩着，且道：

「用不着你麻煩了，我會把它用火燒掉。」

了。」

當這位虎頭蛇尾，遭受質問窘狀的律師，走向大門去時，載娜巴回頭對她父親問道：

「爸爸，我不是對你說過，天地間最難逢的，不正是夢想的王子嗎？」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早上，愛布阿尼由床上起身，目不轉睛地注視鏡中的影子。他總盼望自己的青春，能保持不變的原狀，使自己的容貌，在心目中充滿了朝氣。他幻想了一陣之後，立即準備外出，赴一個他認爲要緊的約會。這不過是和一個有魔力的交際花的約會罷了。這位名女人，已有成堆的玫瑰花，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都讓

他們在迷魂陣裏打轉。她有時接受他們的請求，有時却又耍起拒絕的慣技，她常把一隻玉手撫弄他們的頭頂，給他們一點安慰。

她用這種安撫的辦法，已有幾個年頭了，她吸引他們由流浪蕩的社會，進到聲名高貴的世界。她可以隨心所欲地操縱他們，但是他們執迷不悟，反而相信照着她的門路走，會使眼界擴大，從新過幸福

的日子，趨向光明。

那時他也與內閣要員們有了約會。

實際花用細長的手指指着他，叫他馬上投向那些大臣們的天地中去。

她的汽車在和地面賽跑，直到

了某一個大臣的門口，她才放心。

這些大臣們，在爭取首相的寶座，就像那些在球場上的競技者一樣。

內閣久未組成，人們揣測紛紛，莫可適從。（有人又說那交際花奔走於政要之間，許多關心時局的人，會向她探聽情報。）結果，組閣的大權落在元老重臣會數度擔任總理的瑪志德巴沙的身上。瑪志德巴沙也便是隱名爲載娜巴小姐的父親。

清晨瑪志德巴沙正熟睡，忽被電話的鈴聲吵醒。他剛放下聽筒，

電話又響了，平均每分鐘一次，使他忙得不可開交。最末一次是他的

一個親信閣員打來的。他和那閣員提到過去的成敗經驗，希望從他的

意志上，明瞭什麼是未來。

其實在當時的窳敗環境中，任何內閣上台，全盤計劃中，總包括

了名貴女人們的利益。

愛布阿尼大律師，在大會客廳裏等待，準備會見新任的總理。其他還有數不清的重要人物也在等待着。他自問自地致慮着，在這大庭廣衆中，怎麼能對總理提及這個問題。這是個人問題，而且是向他攀親事的問題，……：至於活動官職，那是次要的事。

當議會普選時，愛布阿尼也是被提名的候選人之一。他有一筆承

繼父業的財產，他的家族，在埃及鄉下很有聲望，他是開羅它錫爾區的議會代表，他有一副文雅的面貌，能刻劃出他心胸的情緒，是一個八面玲瓏、隨機應變的能手。

提名之後一星期，他受擁護者的支持，又蒙准許單獨管轄新總領事。他喜出望外，立即按時到國務院去。新總領事接見他時，和他共坐在一張皮製的長形沙發上，異常和氣地和他談話，並遞雪茄煙給他抽，叫侍役送上咖啡。且道：

「啊，阿尼君，我有一兩句話要說：：你是一個家世清白的青年，是好人家的子嗣，：：我很注意你原先的問題。」

愛布阿尼靜默地低着頭，似有點害羞。總理繼續說道：

「我認識你父親杜蘇格伯，當我做內政部次長時，他是一個好縣長。」

「這不過是殿下的栽培罷了。」

「不，阿尼：：沒有甚麼栽培呀，是他能幹。：：至於說你個人和我女兒的問題與我無關，我只是要她多享點福，確實你也能體會我的意思，送那麼多禮。」

「自然，我是萬分感激你老人家之恩惠：：指主發誓，當時我冒昧地說出心事真害怕極了。」

「你倒不必多顧慮。我們認識你，認識你的家世，和你的人品。你律師館的事務，情況好吧？」

「還好，謝謝總理大人。」

「在律師中間，你的名字取得很響亮，：：我也想到把某機關的

事，委你去負責。哼，一個大書記不能靠審判來過活，真是笑話！」

「我不知要怎樣感謝你呀。你把我看成你忠實的佣人好了。」

「太客氣，太客氣，我得成全這樁事。：：以後看看，：：就這樣你明天或稍後，到我家來吃中飯。同時我要向上推薦你，自然要加以解釋一番才行。」

「我準備去担當應做的工作。明天好嗎？」

「好的：：你準備吧。」

「惟命是從。」

「我還得看內閣的風波，怎樣平息。說不定我會迎攬你入閣，使身旁有年青的人，更能獲得各方面的信任。」

他的心立即被敲動，：：這正是他所等待解決的基本問題。：：也是打開希望之門的鑰匙。他欣幸地說道：

「我絕對在總理的支配下盡忠，隨你拋擲在任何角落都行。最要緊的還得請你老人家別把我當外人看待，使我的終身大事，能由你做主。」

他倆依照這種款式繼續談話，在禮貌中，相互達到利益的目的。等於說小狐狸在玩弄大狐狸。

愛布阿尼滿心歡快地走出國務院的大門，這時的他，真說得上是飄飄然了，好像心愛的總理的女兒，已被裝在右邊的衣袋裏，司法大臣的高位，已被他裝在左邊的衣袋裏。萬無一失了。他發動着自用汽車的引擎，向一所小醫院的方向飛馳而去。因為幾月前他在這醫院內

養過兩星期的病。他在路途間，已脫去了溫和、聰敏、文雅的外衣。他的性情，變成非常暴躁和殘酷的，他的心已變成一塊生硬的頑石。他要從全力採取一些特有的東西，亦許是他和希望之間的幻景。

他走進醫院的辦事處，秘書見他來，馬上現出微笑，因他幼穉的想，他已為雙方建立友好的關係。他和律師握手後，匆匆忙忙地跑到病房去找女護士戴娜巴小姐。一會兒她和他一同走進辦事室，並由外面把門關上，讓他倆方便。

那時美麗的女郎，在面上已流露領略對方溫和純潔的儀表。他那漂亮的面上，映現一雙晶瑩發藍光的眼睛，說得上是眉清目秀了。他那一管適當的鼻子，益發增加臉部的特點，且長着一頭細軟光潔而捲曲的黃髮。

戴娜巴把背靠在門上，朝着來訪的律師現出和藹的微笑。說也奇怪，這時那男子的情感却變成冷酷的，她的殷勤的樣子反而使他起了惡感，認為她不過也是屬於許多有魔力的女性之一專以柔情來騙哄男子。

確實當日他在醫院中做病魔的俘虜時，她會盡心竭力地拯救他，他會憐愛過她的美麗。她看顧他，安慰他，使他成為癡情的追求者，相互間都起了疼愛。在有限的幾天內，愛情成了她心裏的風暴。至於男子方面，幾乎病狀尚未復原，愛情的火燄，又在他的心裏燃燒。他料想他能得到她的安慰，由她得到鼓勵，恢復了元氣。

他一心等待她的首肯，他追求她一星期之後又是一星期。他打電話不算數，又許多次親自去找她，求她憐憫他的苦心，陪他一同外出。就是只有一次，也算滿意。她何嘗不想着同他出去消遣，談談心事，但是理智總克服了情感。如果加以拒絕，在她的身後，又樹立了一個仇敵，這說明了她心情的矛盾。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坦白地表明他的態度，願意和她結為終身的伴侶。

至於女的也堅決表明意志說：下次他若來見她，不必空手來，他必需按照規矩，帶着一個寫訂婚書的人同來。否則，她不再見他的面了。

這就是他最後的寫照。自那天起，他的情書，便有如雪片飛來，每一封都表明結婚的誠意。

他這次到醫院來，是要收回他寫給她的信件。他怕她用這些信來和他為難，若是他與現任內閣總理的女公子結婚的話。

這時她由他的眼裏看出兇焰。她靜靜地站着不動。然後他假笑了。一笑說：

「戴娜巴，：：請你不要再耽擱了，你是一位純良的女子，你的地位是高貴的。」

她又說：

「我看，我倆的婚姻，很難成全了。」

她聽了心裏很難過，但她止住



眼淚，勉強微笑說：

「爲什麼？」

「爲的是：我倆不是已經同意說不定有我會妨礙你的前途。」她懂得他要說的眞話是什麼，她的自尊心很受刺激，但她壓抑住情感，她要和他走到最終的目的。她說：

「你說的話恰恰相反，你知道我……」

「啊，載娜巴，你知道我的家長不贊成我這頭親事？」

「你的家長是誰？」

「我大哥阿伯克……你見過他嗎？……說起來他這位守舊的老鄉長，根本不懂這一套的。」

「這一套指的是甚麼？」

「我是說他不懂戀愛是什麼一回事。」

「好的……那你自己呢？」

「我是沒有問題的，恰碰到我的家長不允許。」

「難道說你過去這樣久不認識你家長的性格嗎？」

「知是早已知道了，但我也太大意了。」

她慢慢地走近他；坐在那張籐椅上，溫和地說：

「愛布阿尼先生，請聽我說，我現在向你求婚，好嗎？」

「不……但是……我記得過去你也會經同我說過類似的言語。」

「請你告訴我，是什麼時候，我對你說過這樣的話呢？」

「啊，這又不是偵探故事，我對你求婚，你對我求婚，不都是一樣嗎？最主要的是這樁事行不通呀。」

。

「好的，不論它行得通或行不通，算是作爲罷論，但你現時要什麼呢？幹嗎，呆在這裏？」

「要我的書信。」

「你是一個律師，你該懂得信件的主權該屬於收信人這條法律吧？」

這時他大動肝火，厲聲地說道：

「這些信當日是有它的效用的，但現在却使我爲它而担心，我真糊塗，對一個看護，寄那些親筆信。」

「看護不是人嗎？」

「啊，載娜巴，等着瞧吧，看護就是看護。你是懂得的，若你想扣留我寫來的那些信，我自自辦法，你再睜大眼睛看看我是誰？」

「愛布阿尼先生，我的原意是要把信還給你的。你既然用恐嚇的方式來取，哼！我倒要看看你會把我怎麼樣？」

他氣的跳了起來，露出輕視對方的眼光，沉重地說：

「明天你會順服地迎接我，交還我的信的。」

「我想你會施用壓力迫院長開除我，是嗎？」

「不要再院長長，院長短的囉囉了，你還在做夢麼？你和你的院長都得把那些信生吞下肚去，到了我要毀壞他的家時，後悔也來不及了。」這時他活像一枝毒箭，或像一個魔鬼。

他怒氣沖沖地走進汽車裏去，情緒非常緊張，頭部膨脹得像被人灌進了一壺開水。他胡思亂想了一

陣之後，把原有鄉下人兇狠的報復觀念，都恢復過來。他想像若手裏有一桿槍，埋伏在包穀田裏，他會暗地裏開槍射殺這少女的。

此外他的腦裏也浮泛着一些計謀，如何傷害少女和侮辱她的家人。他也想到幾天後，在國家方面，他會被委任爲司法部長，在婚姻方面，也將成爲總理的親信女婿。他上任第一件大事，就是向開羅某警察分局（屬於載娜巴住區的主管機關），下一道拘捕令，罪名是某醫院護士載娜巴，犯了嚴重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及偷竊司法部部長私人秘密文件兩罪，要他們嚴格究辦。

他想，那時載娜巴，一個區區不足道的白衣天使的後事如何，因沒有新聞的發表，又無公開的審訊，也便甚少人知道了。

## 絲語

羅強

虛偽的人，越要裝腔作態，其所露出的馬脚越大。因爲醜女扮西施，越扮就越醜怪。

面上常露着笑容的人並不是完全和善的，而面上常無笑容的人却並不是完全不和善的。

並不是每個有高深學問的人就能做出偉大事業，也並不是每個沒有高深學問的人不能做出偉大的事業。

對於任何一種事，失敗了並不可悲，可悲的却是一般得到了成功而驕傲者。

「機會」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並不是從地上長出來的，是要人去發掘出來的。

正視環境的壓迫，便是要有堅強的意志去克服它。正如人見到了狗，要是越害怕牠，牠就越要咬你。

賭博就是這麼一回事——小賭博能使你忘飢失食，大賭博可使你家破人亡。

要勸告別人不做壞事，那就要「以身作則」，要是自身也做壞事，而來勸告別人，這正與「狐笑貓醜」無異。

要由儉樸而轉入奢

侈是極易的事，相反地，要從奢侈而轉入儉樸，那是極難極難的事。

人是永不會有絕路的，祇要自己能努力奮鬥；因爲眞理是永遠跟隨着艱苦而向上的人。

一個人要是做錯了事，只有後悔，而沒有改過，那還是無補於事的。

人類的「赤心」是天生的，要是你內心不能關切人家的一切，那你無法模仿和追求。

只有在大庭廣衆之中，才救濟別人的，並不是眞正的慈善；相反地，如能在無人看見的時候，而能救濟別人，這才是真正的慈善。

一個人爲什麼要裝飾？裝飾了也還不是一個人！

世上並沒有十全十美的人，即使外表沒有缺陷，但缺陷却被發見在心理或性情上。

世界上雖有虛偽的人，但卻沒有不懂得怎樣去做君子的人。

「女人」並不可完全稱爲弱者。凡是向現實環境低頭，而不想掙扎上進的，才是真正的弱者。

# 愛情與色情

## ——文藝座談之三——

小引：——這次座談的題目是「愛情與色情」。在會中，大家廣泛的交換意見之後，各人回去又把談話的重要點寫下來，集中在這裡發表。因此，這篇記錄讀起來，可更近於筆談的性質。

### 抒情詩仍然可寫

由蕉風社邀約文藝界朋友們舉行的第一次文藝座談會，曾經談到描寫愛情的作品是不是馬華文藝所需要的；因為是漫談性質，也就談到色情與愛情的區別。當時也有幾位朋友針對這個問題，簡略的發表了一些意見，不料這個問題，引起了一些讀者的注意，並接到高宇先生以「色情與愛情」為題的短論——已在「蕉風」第二十一期發表。以前兩次座談會，因為朋友們難得有聚會的機會，要談的問題似乎很多，因此採用漫談方式，沒有集中一個問題討論。最近有幾位朋友見面，覺得第三次座談會，不妨就以「愛情與色情」為題目，集中討論一次，現在請各位針對這個題目，多多提出寶貴的意見。……

大家既然這樣客氣，要我先說幾句，我也就不再推辭了，不過我的意見浮淺，只希望能發生拋磚引玉的作用。

我對於現階段文藝作品中描寫「愛情與色情」的看法，大致上和高宇先生的意見是差不多的。高先生的意見真是斬釘截鐵，生怕拖泥帶水，給黃色作家有機會混水摸魚，所以連寫愛情的作品也一概反對，要是就小說創作而言，我完全同意高先生的意見。不過我認為情感真摯的抒情詩仍然是可以寫的，因為詩歌在文藝創作上是最有個性東西，我們不必列舉詩經裏那些永垂不朽的抒情詩為例，我們也不必列舉拜倫、雪萊、普

式庚的作品為例，單就詩歌而言，它所表現的情感應該是百分之百的真實，不應該有絲毫做作，假如因為反抗沙皇，就應該專寫革命詩，普式庚也就不成其為普式庚了，假如為了獻身希臘獨立運動，就專寫殺牙爾呀，拜倫也就不成其為拜倫了，這就好像革命家雖然不惜生命從事革命工作，而仍然要戀愛、結婚、生兒子一樣，是未可厚非的。詩歌和小說不同之處，就是前者可以不忘自我，而許多偉大的詩人，就是表現了這種真摯的情感。

談「愛情與色情」，我沒有就一般的創作而言，專就詩歌的特殊性來講，也許把範圍說得太狹窄了，其實我個人就不會寫詩，平時只是喜歡讀詩，尤其是喜歡讀抒情詩，所以才有這些淺薄的意見，如說得不對，請各位指教。

### 詩亦不例外

對於天風兄所談的，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天風兄認為「詩歌在文藝創作上是最有個性東西……詩歌和小說不同之處，就是前者可以不忘自我……」其實凡是文藝，不論是寫詩、小說、散文、戲劇、雜感又何嘗沒有個性呢？任何一篇作品，作者都不能完全擺脫自己，其中的一言一句都有他的見解，他的氣質，他的風格在。一篇作品表現出來是否有意義有價值，就要先看作者怎樣認識自我，深化自我。有些作品一個「我」字也沒有提到，它偏偏就是「我」的「私」

的東西；有些作品字字句句裏都有我，但它亦是大家的。作者如能把「我」與社會與大眾的關係搞清楚，他的作品不論是抒情的或敘事的，就可以和社會的要求，大眾的呼吸與脈博緊緊的融洽起來。這樣作品中雖有「我」，但這我是社會中一份子的真我，也可以說是忘我的。因此這問題便不是詩中可寫戀愛，小說不可寫戀愛的問題；而是怎樣去寫。沒有正確的戀愛觀，不能在戀愛中體現更高的人生意義，那末，把戀愛放在任何作品之中都是要不得的，詩當然也不例外；反之，真能從愛情上提出有價值的意思，那又何嘗不能寫呢？

不過體現更高的人生意義，倒不見得要通過戀愛。還有許多生活材料可以發掘採用呢！

### 色情作品不值得一提

在反黃聲中，我們今天特地就色情與愛情問題提出討論，對推進馬華文藝運動是不無益處的，最低限度可以讓讀者們對「色情與愛情」有個明確的概念。

我以為色情與愛情不能相提並論，因為色情與愛情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兩件東西。更嚴格說，色情文字根本就不配稱為文藝作品，如從藝術觀點上看，一切色情的文字、圖畫或影片，都該擯之於藝術圈外，根本就不能使其有立足的餘地。

所謂色情，抽象地說是有以文字或其他形式來表露色慾的意識以及挑逗讀者或觀眾的慾念，表現的動機及目的既然是如此可卑，自然毫無價值可言。文藝作品中如果以發現作者確是存着這種卑劣可恥的意識與動機，儘管其寫作技巧如何高超，措辭如何委婉，也該列為色情文字而加以擯棄。

至於描寫愛情的作品則不能與色情文字等量齊觀，愛情可以寫，不過得看是否絕對需要，毫

天風

三林

無時代價值和社會意義的戀愛故事，反會令人厭惡，這一點似乎還值得重視。

## 黃色與落水狗

高宇君在二十一期蕉風上，曾讀到：「黃色文藝已經像是落水狗，羣起而打之。」這是一句擺在我們面前有目共睹的事實。蕉風的編者和作者們也一直都在反對黃色文藝，彼此勸勉不要寫色情的東西，也是一個擺在我們目前有目共睹的事實。只是後者之所以反對黃色文藝，並不是因為它已成落水狗，所以才來打它；也不是為了沽名釣譽，和反黃運動混在一起湊熱鬧起哄。而是深深地感覺到黃色文藝在殘傷人性方面，確實有其值得可反可打之處。因此我相信：蕉風的反黃是堅決的、澈底的、持久不懈的，決不會隨着反黃運動的行情漲落而忽冷忽熱。

高宇君除了反對色情的作品以外，並且進一步認為反映此時此地的現實題材俯拾即是，何必寫愛情的東西。對於這點，我很同意他的主張。因為描寫愛情的作品，過去創作的翻譯的都已够多了，足够喜愛這類作品的讀者的需要。而反映此時此地，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雖然材料遍地皆是，但是好的創作並不多見。不如多向這方面發展，才更符合當前的需要。

## 在乎應用適當與否

人是情感的動物，孔子所謂食色性也。明明許多人抒情的動機是爲了愛情，結果却被罵爲色鬼。有些寫文章的人，在字裏行間抒情的目的是爲藝術，或爲了逼真，但一不小心，他寫出的詩歌、戲劇、小說，就被指爲黃色作品。唱歌表演的藝人，他或她獻藝的動機，是爲討好觀衆，結果亦被人指謫她是色情。

根據上述幾點來理論，關鍵或在乎應用適當與否爲定。譬如一家夫婦同去觀戲，她回家對丈

以誌

夫做做藝人的風姿，表演一番，我想就是一個最頑固的老學究，也不會感歎世風不古的。何況現代的人，多少總有點識趣的風雅。但假若他這位尊夫人，把閨房秘事公開，還成什麼體統。我想用合法或不合法的觀點來解釋色情，輕易明白。有時習慣成了自然的，不合法也處之泰然。例如峇厘島半裸的女人，或喂小孩奶的婦人，我想看見的人，毫不動聲色，你能說她是色情嗎？但峇厘島的女人或做母親的，忽然款擺身腰，做出誘惑他人的媚態，這就是色情了。巴黎的大腿舞，演員和觀衆的動機都爲了調情，有的人偏要讚美她是高度的藝術。我看出讚美或用文字來描寫的人，都逃不出色鬼的嫌疑。明明一些大學女生在游泳池中，裸露大腿，多數人的心理，只說是一種健身運動。但歷代不知有多少人提出反對，就像有些迷信男女授受不親的人，反對男女同班，或男女混雜。但人類色情觀點的逐漸客觀化，游泳女選手的袒胸露背，裸露大腿，就有合法的感覺，不再吹毛求疵了。男女同班能培養社交公開的正確心理，使隔膜引起的神秘，變成自然，就像兄弟姊妹之間，相處久了，誰還存有神秘的感覺呢？

精神文明，照理是應該超然才對。但有許多利慾薰心的人，爲了賺錢，不惜出賣人格。作家專寫色情東西，爲了書報雜誌的銷路旺盛；歌女唱出靡靡之音；舞女走上暴露醜惡的路子；演戲的人，專扮風騷的角色，處處散播癡醉他人的毒素。這種風氣，若不及早阻止，必會引起許多缺乏善惡辨別力的青年，變成男盜女娼，危及社會的安全，比毒蛇猛獸還險。

## 不要把愛情當盾牌

色情的東西自然不應該寫，就是愛情的作品也少寫爲妙，因爲我們寫的固然是高尚的愛情，可是那些靠寫色情文章爲生的人也可躲在愛情的盾牌下來大寫其色情了，正如一般無恥的脫衣

舞孃豎起藝術的招牌來脫光自己的衣裳一樣，如果馬華文藝工作者都不寫愛情，那些色情販子也便無機可乘了。

## 黃色的定名問題

前幾天碰見一位蕉風的讀者，他託我代向蕉風的編者致意。今後在蕉風的封面上最好不要印黃色的花邊，因爲這樣往往容易引起讀者的誤會，認爲蕉風竟是黃色的。站在蕉風作者的立場上，對這位讀者的善意勸告，當然非常感謝。但也從這建議中發現了有些讀者被反黃運動反花了眼睛，竟把黃顏色的封面和黃色內容混爲一談，這種膚淺幼稚的想法豈不有些可笑！如果反黃運動是把所有帶黃字的東西都反在裏面，那麼，天下姓黃的先生小姐們都在禁售之中；而今天提倡排華的紙張布疋用具都在禁售之中；而今天提倡排華的大人先生們也可以此爲理論根據，從反黃運動一變而爲反黃種人的運動了。這種推論雖然跡近笑談，但是事實上確實有些人沒有把黃色的定義弄清，因此黃色的定名問題，在今日便顯得特別重要。

因爲黃色二字的字面意義不够明確，所以才發現了反黃便是反黃顏色的笑話。所以不如更具體的指定黃色便是色情，實質上黃色與色情也是分不開的。那麼反黃運動不如乾脆命名爲反色情運動，一切色情的東西都在反對之列。至於愛情是否應反，則因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尚不可硬性列入可反之內。只要以嚴肅的態度來描述愛情而不流於色情，便可聽其自然。因爲愛情與色情的界限分明，是不容作者強詞奪理，魚目混珠的。

## 界限在那裏？

要明瞭愛情是什麼？便當先明瞭戀愛是什麼？有人說戀愛是男女正當的相愛，又有人說戀愛是男女光明的心靈生活，它不是感情的衝動，也

提聲

蔣保

不是理智的麻木，是感情與理智最高的融滄，愛情決不是專屬肉體的，是一種能激勵人向上的高貴的感情。至於色情，則只是肉體的情慾，是一種卑下的感情。

一篇以男女問題為對象的作品，究竟是愛情的，或是色情的，其界限實在難劃分，但我認為凡是能引起人崇高感情的，便是愛情，若只能給人肉慾的刺激，那便是色情了。

### 寫得太多 便成劣風

色情是消磨人的志氣，腐化社會朝氣的最毒害的細菌。人們染上了色情病，生活的意志，希望、理想，便會一股腦從心中消失，至於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心，對社會的責任，良心，對人的愛，對罪惡的恨也全沒有了。色情文藝、色情的歌與舞便是散佈精神病菌的毒彈，它的為害之烈遠勝於娼妓的存在。它使人的意識淫化了，使人的希望全限於口腹到性機能的滿足，一切更高的思想便抬不了頭。因此色情的文藝及歌舞應該根絕消滅。

至於愛情，則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故意規避倒反而變為矯情了。拿中國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為例，描寫愛情的小說的確不少，在最初期為了反封建的殘餘思想，還特意渲染自由戀愛的精神，諸如反買賣式的婚姻為主題的小說等。到後來自由戀愛的本身又出了問題，因為許多有志氣的青年，在許多大問題上是有熱血的，一碰到戀愛這個難關，便頭腦糊塗起來，什麼自私、貪心、個人主義全浮了上來。因此又有了為說明正確的戀愛觀所劃分的文藝。諸如三角戀愛的解決，戀愛與工作的處理；有的還通過戀愛表現青年們從同一出發點的思想分歧。撇開鴛鴦蝴蝶派的，以及把藝術放在象牙塔裏的愛情文藝不說——因為那些東西，也就是宣揚意淫的，等於色情。愛情寫得太多了，變成了一股文藝的劣風，人們不是專寫愛情，便是在任何問題中都加點愛情，愛

情成了調味劑，這樣反而把更嚴肅的問題忽略了，沖淡了。

但是愛情不可以寫呢，因為它是生活的一部分，當然可以寫，但是態度要嚴肅。這倒不是折衷的論調，第一我覺得文藝中不允許矯情，第二如果真有生動的愛情材料，我覺得不必因為這個當頭棒喝，而把材料死在心裏。所謂態度要嚴肅，我這句話包含許多意思：第一、要認識愛情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文藝應表現的重大課題亦不是愛情，這樣便不致於津津樂道於愛情，而忘記了文藝更重大的使命，忘記了更重要材料的發掘。第二、要寫愛情，首先要問問自己有沒有正確的戀愛觀，你所想寫的愛情有無必寫的價值。第三、寫愛情的故事要認識到不是單為了歌頌愛情本身，而是表現一種更高的意義。

### 高路

### 戀愛故事與戀愛觀

以戀愛故事為骨幹的文藝創作，已經是一種陳舊的方式，我以為現階段的馬華文藝創作毋須再抄着前人的老路子繼續走下去。

戀愛故事之所以會成為文藝創作的骨幹，這是偏重人性中重要的一面——「靈性與性慾」所使然，由來已久，而且古今中外莫不皆然。不過戀愛故事必須以戀愛觀為基礎，戀愛觀却隨時代不同與各民族文化教育不同而有所差異，歌德和莎士比亞筆下的戀愛故事，誠然是足以反映其所處時代的戀愛觀，但在現代如果還有個少年維特，恐怕不會那麼癡心，也不會那麼多的煩惱了吧！中國封建時代戀愛不自由，因而產生無數可歌可泣的戀愛故事，這一類極少發生在現代，縱然有，也不見得會有多大的價值了吧！

現代的戀愛觀已經進步了許多，愛情誠然還是人生的一部份，但已成為不重要的一部份，人生在世需要戀愛結婚，但更有價值更重要的事情還多着哩！戀愛故事已經不能也不應該成為文藝創作的骨幹了。

然而這並不是說所有的戀愛故事都不值得寫，問題全在有沒有時代價值與社會意義！如果以促進各民族團結合作和平共處為主題來寫小說，其所採用的材料是取諸現實而平凡的生活，總較以一對異族情侶的悲歡離合的戀愛故事為中心好得多。

所以我贊成多寫一些沒有戀愛故事，而能反映現實，具有時代意義和社會價值的小說。

### 無路可去！

亞榮

高路



金

馬

崙

山

上

古  
梅

當汽車走上了另一條清靜的公路，當路兩旁的樹木越來越密，上坡的彎兒越來越多，汗膩的身子也開始感到清涼的時候，朋友們就彼此這麼說着：「我們已經在上山，快到金馬崙了。」

到了山上，金馬崙展開在眼前，這是一個和下面的世界很不相同的地方。這裏的花和草，比別的地方鮮艷細軟得多。花兒全都挺直着身子，像永都不會凋謝似的開展着花瓣，草地平軟得使人直想到上面去打滾。當然，除了草、樹和花之外，這裏也有人，有小鎮。鎮上有百來十家店舖，收拾得乾乾淨淨。鎮上的人也許已經住了三年五年，一見面，全都認識。其實，就算沒住這麼久，而只是新搬來才三五個月的吧，也已有足夠的時間和街坊混熟了。這裏，不管是買東西或是賣東西的，大家都和和氣氣地談着，沒有誰大聲吵嚷，忍心去驚破小街上那份醉人的寧靜。雖然，有時也免不了有一兩聲叫賣，那聲音却顯得非常調和，好像這裏本來就應該有那麼個腔調似的。

無論是早上、中午或傍晚，你都可以出來走走，各時有各時的情味；差的只是早晚要帶一件薄毛衣披在身上，中午自然就不必了。你可以躺在草地上舒服服地睡一會兒，假若怕太陽照眼睛，不妨戴上一副黑眼鏡，仰着身子，讓陽光撫摸着你的臉，你的頸項，你整個的身子。翻一個身，醒了，全身暖暖的，睜開眼，看見高高的藍天上飄動着柔和的雲朵，看見那自在在擺動着的樹枝，然後，又有一陣風吹過，飄起了你那沒壓

好的裙腳。使你想起了另一個記憶，那是屬於和目前的情境很相像的江南的春天。於是你慢慢地坐到樹蔭下，開始了靜靜地冥想，讓你的思緒飄過羣山，越過大海，當然，也可以讓它跨過時間，沉入過去，升向將來。

可別以為金馬崙的天氣永遠是那麼晴朗。它的變化多端有時會使人感到驚奇。說不定你就會遇上這麼一個天氣：雲在各處彌漫着，封鎖着山谷，覆蓋着草地，看過去，到處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走出房門十幾步，就連自己的房子都看不見了。冷氣向你襲擊着，到處都被白色塞滿了，你再也分辨不出那裏是高崗，那裏是低地，也看不見一個人影，甚至連鳥叫的聲音也被窒息住了，只是旁邊小河的流水聲，仍舊清晰地响着，而且比平日更好聽，更滑。就這樣站在外面，看着這乳白色的世界，你就會感到這是一個如此陌生而又如此可愛的境地，你的心就會什麼也不想，有着從來沒有過的平靜與超脫。但再一轉念，你又會感到自己站在這裏竟是如此孤獨，找不着另一個有生命的東西和你陪伴。於是，你又走回房裏。在房裏，還可以看見一些雲，正從那沒有關的窗口向房裏悠悠地飄着，飄着。但這夢一樣的情境並不會長久，可能只有幾十分鐘，雲就漸漸地稀了。那邊，開始隱隱地出來了一點點山頭，這邊，幾株高大的樹的上半截黑色的身影也露出來了，在風中，向同一個方向微微地傾斜着，而四周的雲，仍在慢慢地繞着，向一邊漸漸地隱去。這時，你就再也禁不住在心裏說：這真是山在虛無飄渺間啊！假若有仙境

的話，那仙境也絕對不可能比這更美的了！金馬崙給人們第一個印象，大概就是許多片乾淨整齊的草地，草地中間，橫過一些小小的河溝，河溝上架着一個個白色精緻的小木橋，草地邊上，住着人家，門口照例有些花朵……其實，這不是全部金馬崙。假若有閒暇，你盡可以到處走走，向任何一條路走去，你都可以看見另一種景象；要是早上，車輛還沒有在較偏僻的地方經過，那就更好了。山谷裏，剛睜開眼的鳥在叫着，就像睡了一夜，晚上做了奇異的夢，肚子裏裝滿了話似的，爭着在說。在鳥聲中，向前漫步，在濃綠深處，你會看見三五間小紅頂的屋子，那是荷蘭式的，屋頂很長很斜，小巧而玲瓏，像聖誕卡上的小三家村，你再仔細地看看，想看清楚那究竟是不是真的房子？而且，那可愛的小屋是真的蓋了給一人一住的嗎？想着，走着，再過去，光線突然暗了一點，是路兩旁的樹越來越高了。在上面，樹梢的葉子彼此交叉着，成了一個綠色的圓形的頂，早上的陽光就從樹幹間，葉隙裏射了進來，一條又一條，一點又一點……

是不是要再說一點高原上的情境呢？說說那些在夜半的月色中靜靜地酣睡着的另一個金馬崙，或是那從高處流下，在岩石上激起無數白水的瀑布？說些……那可真不容易，誰能把那些寫出來，而又不損害到它本來的情味與意境呢？啊，就這樣吧，還是讓它們在筆下隱去，還是讓它們保存住那原



# 活命與騙術

人生下來就要活命，爲了活命就要用不同的手段去取得其所需的生活資料。活命的要求好像是天生的，螻蟻尚且貪生，爲人何不惜命，除非在萬不得已的特殊情形之下，任何人都不會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的。活命的要求雖然是天生的，然而因爲慾望的高低不同，其要求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異。有的人只希望清茶淡飯，只要一兩餐不起恐慌便就算了；有的人則希望衣必錦繡，食必珍味，甚至除去物質享受要高人一等以外，還要求名譽、地位、權力也要出人頭地。項羽擠在人羣裏遙望秦始皇出巡，便立下了「取而代之」的「大志」。項羽要取而代之，劉邦也要取而代之，便演成了日後的楚漢之爭。如果再多幾個參加逐鹿的人，而當時又沒有和平競爭的選舉制度，勢必局勢更混亂，老百姓的血流得更多。

活命是人的最低要求，也是人的起碼權利。但是，人的慾望是無窮的，追求更多的物質享受，希望更高的名譽、地位和權力，原是人情之常，不可厚責。只要這些希望的實現是靠將本圖利，公平交易而來，不是投機取巧，強奪豪取，便不會爲害人類。換句話說，以個人的才能爲資本，以個人對社會貢獻的多寡爲價格，來換取生活資料和榮譽，便算是公平的交易。否則，靠其他手段而得來的，便都成問題。

在商場上，投機者瞧不起規規矩矩的生意人，認爲這些沒有出息的庸碌之輩，一輩子也發不了橫財。在政場上，大野心家瞧不起安份守己、奉公守法的人，認爲這些沒有志氣的人一輩子也難得平步青雲。於是，投機者、野心家便拋棄了正路，要從邪道上找出路。從邪道上找出路便可不擇手段，搶、偷、騙都能施展得出來。有胆量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搶劫的，還算得上是英雄好漢。等而次者，鷄鳴狗盜之徒，雖然其行可卑，還有羞恥之心。在無恥中最無恥者，便是騙。第一、存心行騙的人在基本認識上把自己當作絕頂聰明，視他人都是傻瓜。以聰明人欺騙傻瓜，傻瓜之被聰明人戲弄，乃是理所當然，行之毫無愧色。第二、行騙本是見不得天日的齷齪卑行，但騙人者却故意擺出一副道貌岸然，凜凜不可侵犯的偽君子姿態。舞台小丑之所以惹人喜愛，便是因爲臉上塗了白粉再來打譚胡鬧，實是恰到好處。如果唱鑿生的也在台上翻跟斗，便覺得不倫不類、惹人討厭了。黃鼠狼給鷄拜年，老虎掛念珠之所以令人望之作嘔三日，

也就是因爲牠那副假慈悲、假正經的面孔。第三、騙人的可惡之處，不在花言巧語騙取他人的金錢；其最可恨之處，在於抓住人的弱點，騙取人的靈魂，使其被騙者肝腦塗地，死而後已。甚至至死不覺悟，還拿着騙子當恩人。這種騙術雖然至高至妙，但也陰毒可恨到了極點。第四、作強盜的，作小偷的，一旦案發，證據確鑿，只有伏首認罪。唯有作騙子的可以東推西拖，找出很多理由爲擋箭牌，甚至把其騙人的行徑描寫成替天行道。蒙混世人的耳目，死抱着一張厚臉皮不肯扯下來。「明箭易躲，暗箭難防」。遇見強盜跑得遠，提防小偷緊鎖門，只有騙子是使人防不勝防的。因此，上當的人越多，騙子的收穫越大。於是騙術便成了投機者、野心家的無二法寶，成了發財掌櫃的唯一捷徑。不以活命爲滿足，而心懷「大志」的聰明人，不妨多鑽研騙術，天下芸芸生靈是傻瓜，有本領的正可大顯身手。

## 怪人之婦



## 蕉窗話閒

據說：咱們此時此地的活寶貝者流之中，是不少暗地裏背了丈夫去賣淫或偷漢子的女人，故意在丈夫的面前裝出一本正經，大罵隔壁的鄰家爲「臭娼婦」的。其所以如此無聊，無非是想藉罵別人來掩飾自己的醜態，來顯示自己的貞節，本騙取丈夫的歡心的。好像一舉世濁濁我獨清，把別人都罵得一文不值、狗血淋頭，才可以顯示出自己的潔白來。其實，除非是瞎了眼睛的武大郎，才會相信這些莫名其妙的謊言。聰明一點的丈夫決不會對於一個專門捏造是非，東家長、李家短的長舌婦，存有任何信心的。反之，從你口吻之卑劣，用詞之下流中，更可以看出你的用心決非善類。

從未見過一個素有修養的大家閨秀，能站在馬路邊上熟練的運用着「性史」上詞彙，指手劃腳，破口大罵的。假如遇到這樣拿着肉麻當有趣的潑婦，最好側目而過，掩鼻疾走。以小人心之程度君子之意，無形中把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經驗百年積臭一般一股腦兒播散出來。世界上逐臭之徒究竟少數，大部份的觀衆會被你的臭氣薰得作三日嘔的。也許你的丈夫恰好是個逐臭之徒，或者是個胸襟有限的怪人，願意看這種「節概凜然」的表演。爲了討得丈夫的歡心，最好回家表演，免得有碍公共衛生。

俗語說得好，「人不跟狗鬥」。沒有人有這種閒情逸緻去和怪人之婦唱對台戲的。把那具新式X光照妖鏡送還閣下，請你照照自己的臉嘴吧。

申

# 沉渣

——華定李——



自從上次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馬來亞之後，賴至珍的生活，就開始「美麗」起來了。他的名片上，國籍換過了，姓改做福山，名則叫做輝雄。「福山輝雄」，這名字多麼漂亮啊！他帶了這神氣的名片，回到了一九四零年，曾經當過教員的地方如玉，訪問董事長李海。他把名片遞過去，擺足功架，喊道：

「喂！阿海哥，現在仗剛打完，很難過日子。我從前在這裏，同大家做過事，想向你拿五百扣錢用，想你不致於不答應吧！」

李海聽了他那種不客氣的口氣，心裏氣忿非常，但是，看了一下名片，又不敢得罪他，只好忍氣地輕聲說：

「賴先生，你的艱難我知道，只是一下子，叫我哪裏去找五百扣錢呢？實在無辦法。」

「哼！像你這樣身份的人，這區區的微數會拿不出？不肯拿是嗎？老哥，我老實講你知道，你平日捐錢抗日，多多都拿得出，今日小弟要錢用，就拿不出，我同你做了整整一年朋友，就要看今日的交情了。如果今日你無五百扣，借也得先向人借出來。真真係拿唔出，那就莫怪小弟對不住你了！」

在他的那勢壓迫之下，李海只得東借西湊，合成了五百扣錢交給

他。

得了錢後，賴至珍開始和日本人往來，施展巴結奉承的手段，賺了許多香蕉票，生活過得很舒適，滿以為一步登天了。

那知，好景不常，過了三年的優裕生活，做夢也沒有想到，日本天皇竟會突然下令投降。狐狸是知道自己尾巴巴臭的，他趕快趁時局正在變化的期間，躲到星加坡來避難，藏在牙籠×巷一間屋裏，兩個多月，足不出戶。後來，看見局勢漸定，才開始拋頭露面。恰巧那時印尼的一個偏僻鄉鎮D地有一間華校聘請校長，沒有人想去，他得到這個消息，便鑽得了那位置，捆起行囊，坐船去就任了。

到了D地，環境換了，D地的人全不知道他的底細，對他很有客氣。起初他在學校裏辦事，也還認真，後來，漸漸變了。三個月之後，他竟原形畢露：天天到街上的麻將館去又麻將，常常從晚上到天亮

，不打牌時就喝酒。每間麻將館都欠下了不少賭債，每間酒店都欠下了不少酒錢，買東西也賒了賬不還，弄得個個董事，都非常討厭他。到了第四個月，董事部多發一個月的薪水，請他離開學校。

出了學校的大門，他仍然整日混在麻將館裏過活。在麻將館裏，混了三個月，有一個名叫亞桃嫂的寡婦，竟被他勾搭上了。

亞桃嫂有七千多塊錢私蓄的事，是在兩個人搞得火一般熱的第二個月，賴至珍才曉得的。他得悉了這件事後，心情比發現了金鑽，還要高興，立刻笑着對她說：

「我這次給他們看得太不值錢了，如果你的那些錢能夠給我做土產生意，賺些錢給埠中人看，讓我爭一口氣，才算是你我的愛我。你想想，有勇氣拿出來麼？」

「我跟你，什麼都是你的了，你若就拿去，不過，誰知道你是不是真心愛我呢？」

「那當然是真心的，我可對天發誓，你還不相信我麼！」

「好了，好了，男子漢大丈夫，說了就算，何必對天發誓呢！」

亞桃嫂這種乾脆的回答，真是出於至珍的意料之外，一時使他歡喜得說不出話來。

幾天過後，他倆離開了D地，到星加坡來了。他們在一家旅館裏，包租了一間房子。過了三天，有一個名叫譚新的人，來找賴至珍，談些做土產生意的事，此後，天天他都來，坐了一會兒，賴至珍便和他一道兒出去。一個月過去了，錢

已經用去了千多元，土產生意還沒有開張，亞桃嫂心裏感覺得很煩悶，便問丈夫道：「怎樣呀！天天說尋店面，生意籌備到怎樣了，什麼時候可以開張？」

「慢慢來，不要急，幾日來我去租店，問問價錢，租金要百多元，咖啡錢最少也要七八千，怎樣講得成？」

「講不成，也要快快想法呀！靜靜坐着來吃，不會食淨麼？」

「那些不必你講，我都曉得的。」

從此，借着找店的事，至珍每天一吃了早飯就出門，常常到深夜才回來，有時竟整夜不回。亞桃嫂不知他在外邊搞些什麼花樣，心裏常想出門去找他，但因為初來星加坡，路道不熟，一踏出家門，就不知要向那裏走好，逼得只好守在家裏。只有等他回來的時候，痛罵一頓，發洩發洩心中的鬱氣，也就算了。

有一次，賴至珍離開了家裏兩夜才回來。亞桃嫂氣極了，第三天早上，她一看見丈夫歸來，心情立刻緊張起來，含着一腔盛怒和憤恨，走上前去，對着至珍當臉就是一巴掌。當她靠近他身邊的時候，她嗅到了一陣香味，從丈夫的面前途過。那香味特別不同，不是粉香，或水香。她猜了好一會，才料定是鴉片烟的味道。於是，心中更是怒極若狂，大聲地責備他：

「哼，你好會享福，居然學會抽鴉片烟了，空留我一個人在家裏受苦。」

賴至珍心情一時大亂，不曉得該怎麼說才好，只含糊地答着：

「好了，你不要太小心眼，相信人家的胡說八道！」

「你還騙我，告訴我，沒有人同我講過，你自己開開，你的嘴裏不是滿口鴉片烟味麼？狐狸露出尾巴還想瞞人！」

賴至珍知道自己的秘密洩露，口瞪眼呆說不出話來。亞桃嫂見他毫不後悔，沒有發出一句自責之言，心裏更加痛苦，想起當初自己竟看錯了人，一時熱淚雙流，一面哭，一面罵道：

「你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事事都騙我，我看錯了人咯！」

「好了，不要叫了，再叫人家聽到，你想好意思麼！你莫叫，放下心來，我講你知道，本來今日回來，我就要講給你知，不料，先給你知道了，千錯萬錯，就係識到譚新，他帶我去看店，每日尋了店，就去學吹鴉片烟，便學曉了。你不要叫，以後我不再吹就是啦。」

爲了兩個臭錢，賴至珍只有死死抑住心頭的怒火，用柔和的聲調，騙慰妻子，把已發作的雷雨，化作萬里無雲。果然，經過了一陣慰勸之後，亞桃嫂又心安起來了。

經過了這一次風波之後，賴至珍每日出門，亞桃嫂都跟在後面，足足跟了一個星期，看見他再也不吹鴉片烟，才放下心來了。

那知，那幾天賴至珍是靠着吞烟尿過癮。在妻子面前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等到她不在身邊時，又胡作胡爲了。跟朋友逛妓館，擺酒

局，抽大烟，推牌九，又麻將，無所不做。起初，亞桃嫂尙被蒙在鼓裏，幾個月後，終於覺察出來了。

那時候，她自己的肚皮，也漸漸大起來了，火氣特別旺盛，丈夫一回來，就大發脾氣，逼得至珍索性不回家。因此，他在外面的時候更加多，用錢也特別大。到了她發覺錢

快要用完的時節，賴至珍已是每個禮拜中，難得回家一二次了。

一天午後，賴至珍賭輸了幾百塊錢，帶着一副青紫悒悒的臉色，回到家裏。亞桃嫂擺起了女主人的臉孔，刻毒地罵道：

「死鬼！你還敢回來見我麼？像你這種沒有出息的東西，賭輸了就回來向老婆拿錢，還有臉見人麼？一個男人，不識羞恥，面皮不曉得紅，還生在人世間做什麼？我算是瞎了眼晴，看錯了人……」

語語帶刺，句句如針，賴至珍本來想回家裏，向老婆取些錢，再去翻本的。不料，給那裂帛似的喉嚨，火一般的毒話，罵得他垂頭喪氣。他心裏雖痛恨到了極點，可是爲了兩個錢，仍不敢回聲，只偷偷在自己的丹田裏，換了幾次長氣。待妻子痛罵够了，睡午覺的時候，才偷偷打開了「甲必」，取出了亞桃嫂腋下的所有的錢，溜之大吉。日子不斷地飄過，亞桃嫂的肚皮，也跟着慢慢脹大起來。那將要做爸爸的人，自從取了錢走後，再也沒有回過家裏，累得亞桃嫂驮着斗大的肚皮，靠留下的一些小金飾物，典當度日，一有閒時，她就指

天發誓咒罵着：

「烏心肝的人，暴死鬼，你騙了我的錢去，用光了，看着我大肚皮，就丟掉我，一定無好死的，你等着，終有一日，會給雷公打死，電燒死的，不相信，我留條命，張開眼睛等着你！」

從此，她的生活變了，性情和一切都變了。每天燒香拜佛，對天咒罵，嘴裏時常呢呢喃喃的，不知唸些什麼，簡直像是一個瘋了的人。大約隔亞桃嫂生產日期的前幾天，芽籠有一間屋的樓上，發生了搶劫案，因爲屋主主人很勇敢地反抗打搶的人，劫匪結果被打傷，並且被警察捕獲了。

這一條大新聞，第二天報紙上全登出了，而且放在本埠欄的頭條，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亞桃嫂的鄰居阿二狗，清早起來，看了報紙，曉得那案中的主要嫌疑犯，名叫賴

至珍。便立即把這條消息，講給亞桃嫂聽，她說：

「會不會是同名同姓的人呢？」

「不，報紙上還登着，說他以前當過教員，假裝過台灣人，敲掉人們的錢，騙過很多女人的錢，整日賭博，抽鴉片，不務正業，胡作胡爲，一定不會有錯的。」二狗肯定地說。

「哈哈，就是那個黑心鬼，那就好了，天有眼呀！騙了我的身，我的錢，又丟掉我，看有好死麼？哼！他以前還假冒過台灣人，那一定爲非作惡，欺詐過十分多人了，這種害人精，害得我好慘，我一定要去控告他……」

亞桃嫂歡喜得在家裏跳着笑着，心坎裏掛着的一大塊重鉛，彷彿已落了下來，一時感到輕鬆愉快，怒火鬱積在胸中已經幾個月了，今天總算出了一口氣！

## 損人利己

莊志雄

張三和李四同住在一間房裏。張三是靠寫作爲生的；李四是酒吧的侍役，工作往往至深夜才收工。

張三喜歡在臨晨時寫作，因爲他覺得臨晨時寫作能增加靈感。但他常常一睡不醒，等到睜開眼時，因為他買了一個鬧鐘，臨晨五時，鬧鐘就自動「隆隆，隆隆」地响起來。他可以按時起床，感覺非常地滿意。可是，這却苦煞了李四。李四因爲工作至深夜，須要充足的睡眠，會苦口婆心的勸張三改用別的方法，無奈張三性格非常固執，對李四的苦勸只當「耳邊風」。他們這對好朋友，就爲了這點小事，而斷絕了友誼。所以我們做事須要顧到自己，同時也要顧到別人，絕不可以做「損人利己」的事，以上便是個例證。



# 難忘的遊踪

興  
周

## 敘語

似乎我與旅行，已結了不解的緣份，只要有動的機會，總是不肯輕易放過的。雖則說：在目前我的行止，已被工作重重地綑綁着，休想那末自由。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勇氣，尙未受到阻礙，仍有決定意識形態的主宰權。不自由的原因，就是除了例行公事外，還養着幾百隻麗康雞。每天看顧牠們，維持牠們的生命，若疏忽大意，就會招來了損失，牠們是多麼地驕恣。

自己的心事，自己比較有數，這並非能關上門就走的時候。然而友情難却，當申青兄爲我提起這次出門工作的情形時，我是找不出一點推辭的理由的，於是我就把照顧鷄羣的工作，交付給一家同鄉的母女們，要她們每天按時喂食料和剪青草給牠們吃。遇到有鷄害病時，依其病狀給予醫藥就行。這算是初次的試驗，如果沒有問題，那下次的旅行就能放心了。

我這次旅行，在公事上算是出差，自然不用請假，況且一星期的生活，一轉瞬就會過去，於是在星期五晚上，就準備此行必須的用品。

## 途中記趣

八月廿四日清晨動身，申青兄因足痛，改乘飛機飛吉隆坡，他的夫人和東姑兆麟與女友馬嘉烈姐弟同乘一車，我和內子及小女一家子同乘一車。這次旅行較任何一次特殊，因爲要到寒冷地方去的緣故，一切毛織的衣物，裝滿了兩個大箱子，好像作一次小規模的搬家。擺擺就緒後，我

們一行人很欣悅地出發了。幾小時後到達了昔加末。那是柔佛的一個縣城，他們在那裏找到一家麵檔吃中飯。我們因動身時吃得飽飽的，到這時還不想吃。我趁這點餘閒時間，到一家印度理髮室去理了髮，同時買了幾個磅勝越出產的黃梨，重十餘斤，大得好像一隻小桶，準備到吉隆坡去送朋友。由亞逸淡三叉口到昔末的這段路程，長約數十里，非常平穩，在這段路上，車行六七十里毫無問題。有時兩車比賽，爭先恐後，有賽馬的意味，只缺少給分的評判員罷了。他們坐的飛霞車，是由一個馬來司機駕駛，最有趣的，是這位馬來人的膚色和相貌，很像中國人，他常常碰到有人和他說中國話，使他瞠目不能作答。同時友聯書報社的財政兆麟兄，却生得與馬來王室近親的像貌，沒有兩樣，他的動作和表情，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東姑。我們這次旅行有了他，倒增添了許多情趣。我因常與馬來人接觸，在這種情況下，常使我起了隨東姑（太子）旅行的感覺。同時他那美麗溫和而寡言笑的馬嘉烈黃小姐，也活像一個公主。這成了純馬來亞化的最好寫照。我們一路上說說笑笑，又正趕上了榴槤上市的時間，馬路兩旁，不斷有賣榴槤的攤檔，數次把車停下，大嚼而特嚼。榴槤味道甘香，大家讚不絕口。有人說能感到榴槤的香氣時，就注定他不會再離開馬來亞了，榴槤即留戀，算是已對當地發生了好感。姑妄誌之。我們是否真的會在馬來亞住一輩子？

傍晚七時正到了吉隆坡的郊外七英里住宅區——八打嶺。算是一個新建的城鎮。據說此地計

劃建築一萬四千幢住宅，包括各種公共建設。鎮中一切都趨向繁榮。我們到了友聯宿舍時，申青、濯生、遠帆諸兄已含笑在門口招呼我們，分外親切。當晚供給我們豐富的盛餐，人人吃得大飽，忘却了一天的旅程疲憊。夜晚再到濯生兄的府上去拜訪，由濯生、員霖兩位夫人以各種冰凍的新鮮水果來款待我們，更是熱情可感。

第二天早晨，吃過早點，又開始動程，向怡保路進發。我的車子停放在宿舍裏，改乘申青夫婦的車子。中午到了金馬崙山下的打巴鎮，在一家印度館子吃飯。申青兄本患腿痛，這時因一路顛簸，更加痛不可支。原本這次他是不該出來的，但他是一位有責任感的人，他爲了金馬崙生活營的事務，忍痛出發，實在令人感佩。我除了促他吃止痛藥外，特爲他買了一根籐手杖，他行動比較方便得多了。在這一會兒我們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們爲了攜帶着幾小瓶藥和一瓶膠帶必須到警察局去要通行證。那天是星期日，警署不辦公，只有兩位馬來警員值勤。當時有一位英籍警官在場，他聽了我們的敘述後，便吩咐兩位馬來警察填報單。他們填完以後，才用馬來話對我們說，沒有警官簽名，這真使我們大失所望。互相正通不通了話時，忽然兆麟兄匆忙地走進來，馬來警察喜出望外，立即請他翻譯解圍。這時我們不禁大笑，原來我們替兆麟戴上東姑的帽子，已經有了本地人來證實了。

## 金馬崙的生活特寫

我在金馬崙這山莊別墅中，住上幾天以後，發覺頭腦特別清醒，身心也非常舒適，一返八年來的沉悶境况，不像過去，幾乎每天和熱氣掙扎，不斷地流汗。

會憶我的家鄉——昆明。拔海五千多呎，氣候溫和，有常年如春的美譽，蒼松翠柏，鳥語花香，多山多湖，處處顯露出大自然的美妙，簡直使人忘記世間有冬夏。

時過境遷，這次我有機會攀登金馬崙高原，

不論氣候和景色，和我的家鄉，沒有什麼兩樣，因此勾引起我年青時的種種回憶，頗生許多感慨！但願青山不老，能邀我長期住下去，多讀些有益人生的好書，多向風花雨露探問良辰美景的訊息，過一點寧靜的日子。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不是最好的寫照嗎？

亦許金馬崙的冷，是富有調劑靈性的實效。

我一向在市井繁囂中所染上的氣韻，都聲消匿絕了。使我不禁自問：「像我們這些怕熱的人，是否一輩子做它的俘虜？」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在金馬崙住居下去，是有條件的，我不是說除非有錢的人才能享受——因為山上偏偏住有原始的沙蓋人，和許多捉襟見肘，生活困難的人；我是說我們有沒有出家人的決心，或像那些在世外桃園，不知有漢，勿論魏晉的人。有些風雅的朋友，提議說：「最好住在上面寫文章過日子。」然而時代變了，躲在這狹窄的籠裏，能否產生自由豪放的文學，還成問題，況且我們實在缺乏自給自足的優良條件。那幾天我和申青兄相約動手寫文章。他有一腦子的事務要處理，但他却表示在這樣的好環境裏，只能熱情領略，而沒有發揮的文興。言之成理，確實埋首構思是一件大煞風景的事，我們得向申青夫人，和內子露西，以及馬嘉烈小姐等學習旅行人的逍遙心境。開麥拉在竹影花叢中，留下了她們的遊踪，而我呢？却躲在屋裏，對着窗前的那一排翠柏起了幻想。

非熱帶植物的松柏，不幸給人種植在乾瘠的土地上，顯出了沒有生氣的樣子。但金馬崙的松柏却是例外，給人頓起它們替所有山下的同類吐了一口氣的觀感。相反地所有熱帶的植物，在金馬崙山上却没有用武的餘地。我想找棵椰子樹來探察它的生活究竟，却一棵也找不到。

我還沒有上山前，本想寫一篇遊記來作紀念，當我到了山上時，受了寒冷氣候的撫慰，我立刻感到這才是真正目的，不該斤斤計較尋找寫作的材料。然而過了幾天，耳濡目染的事物，逐漸在腦海裏成長，加之回家對朋友們報告此行經

過，不能專說寒冷氣候，總得陪襯一些較為特殊的印象。首先使我難忘的，是整個風光的形式。那些座落在樹影花叢中，玲瓏而精緻的洋房，好像一幅富有幻景意味的卡通畫。那些女遊客，穿起各種色素艷的冬裝，使我誤會此時此地，是否漫遊歐洲春初的山莊。她們一個個都像另外興起了一種新的生活情趣，有的還引吭高歌呢！我於是下了個決心，應對金馬崙作深一層的認識。有些人又作遊而不記，固使許多寶貴的觀感，隨歲月的變換而消逝。至於有些善於舞文弄墨的人，只算是記而不遊，內容總是那麼不着邊際，空洞異常。

## 遠足的效益

既是到上面來了，就遊個痛快吧。我們不論步行，或坐汽車，每個人的身上，就加上了一層旅行者定有的勞累。一羣年青的朋友，鼓勵我和他們徒步旅行，目的地是山溪裏的瀑布，長約四英哩。走吧，不甘示弱的人們，沿着山麓那一條轉彎抹角的柏油馬路。遠足的主持人，經常用汽車來載運那些不能或不肯再走路的人。事有湊巧，我們一行三十多人，正走得火熱時，一陣大風過後，忽然下了一層稀疏的雨，似乎供給我們所需要的涼爽。我們的腿——並非自自然然的——成了一把剪刀，剪去了一殘段的行程。大概有一半的同學們都先後搭上小汽車走了，七八個女同學，只剩下兩個。同行的人在歌聲、笑聲、喘聲中結束了這愉快而特殊的活動。這該說是十年來破題兒第一遭的硬性工夫。當晚的睡眠，熟得好像有幾天不會睡眠似的，甜蜜極了。

## 訪問沙蓋族人

第二天起床，精神異常飽滿。與誠之清發二兄前往參觀沙蓋人的住宅區。一個小坡上建有五六所亞答屋，牆和樓板，全用竹子編織。沙蓋人大小就住在上面。據說凡是去參觀他們的住家，須送他們白薯。清發兄買了一斤，分贈給他們的

孩子。這些沙蓋人似已半開化了。我們攀上竹梯，走進酋長的家裏。一進門左右有兩間房，正中平放着一塊鐵板，是他們烤火和燒飯用的。屋裏蹲着三個婦人，看出來一個是酋長的母親，一是妻子，一個是出嫁了的女兒。另外還有一個男孩子。僅憑這幾人即使我們有研究的對象。他們的膚色，與有些馬來人頗為接近。但他們的像貌，却顯得兇惡。她們一雙圓而大的眼睛很有神氣。說也奇怪，她們的頭髮，又是細軟稍帶褐色，很像歐洲人的，一反平常未開化民族的慣例。像菲洲土人的頭髮，多是又粗又亂，好像褪了色的一把毛刷子，蓋在頭上。多數沙蓋人都是赤身裸體的，只在下身兜了一條三角布。但這些沙蓋人都馬來亞化了，她們也能說一些似通非通的馬來話。那位老婦人，隨時睜着眼睛傻笑。在她的額上，針灸了一些昆蟲似的烙印，是重視迷信的象徵。正如有些野蠻人，把臉上劃了幾條刀痕，以示對神怪的忠誠。我們走出門來，再到另一家去，有幾個中年人正在那裏玩撲克牌。不知是純粹的消遣，或為了賭博。其中有一個的嘴上，啣着烟斗，洋氣十足。據說他是受過英文教育的。曾在當地政府機關服務。在這個高貴的避暑勝地，這個簡陋的沙蓋人住宅區，却是一個含有諷刺意味的點綴。據說他們是受保護的良民；我說他們是被指定供人參觀的標本。在東海岸有些森林中，住有原始的沙蓋人，他們祭祀鬼神，需要人頭。他們的吹筒，是最犀利的武器，他們沒有定居的習慣，常常搬家，過着游牧民族的生活。所不同者，只是游而不牧罷了。

## 模範農場巡禮

有一天下午與燕歸來小姐和誠之清發二位前去看當地的農場，先看製茶工廠，再看雞場及菜圃。現時在星馬有金錢牌的紅茶，就是這裏的出品。那製茶的機器，分為幾部門，把樹葉一般大的茶葉，切成細片，再用火烤乾，淘汰了殘渣，就成為可口的紅茶，清香撲鼻。以前我認為紅

# 兒女的族貴

譯者：仁  
作者：丁 Campbell

一個男人站在海蘭斯的河邊喊道：  
「船夫！不要遲延，  
我會給你一個銀鎊，  
請渡我們過去。」

「你們是誰，要渡過羅其拉，  
這陰暗和澎湃的河呢？」  
「啊！我是天爾瓦的首領；  
這是天爾林貴族的女兒；

「在他父親的爪牙追來前三天，  
我們就一同奔逃；  
如果他們在這狹谷中找到我，  
我的血就會染在石南樹上。」

「他的騎兵緊緊地在後面追；  
他們會發現我們的足跡，  
誰會使我這美麗的新娘快樂，  
如果他們殺死了她的愛人？」

那勇敢的划船人說道：  
「好吧，首領——我準備好了！  
並不是爲你那燦爛的銀塊，  
而是爲你那動人的女郎！」

「應允我的話，美麗的鳥兒，  
在危險時是不能停留的；  
雖然波浪是憤怒着，  
我也會把你們渡過去。」

這時波浪更大聲地激盪着，  
水怪也呼號着，  
在這恐怖的氣氛中，各人的臉，  
都變成了像他們的話那樣黯然。

同時風更猛烈地吹着，  
使這晚上顯得更陰沉，  
在狹谷下面趕着武裝的騎兵，

他們那疾馳的馬蹄聲更近了。

「啊！你趕快划！趕快划呀！

「那女郎喊道：  
「風暴包圍着我們，  
我遇到的是上帝的憤怒，  
而不是生氣的父親。」

船離開了那危險的陸地，  
波浪滔天的巨潮又在它面前，  
「啊！這力量太强了，  
當風浪圍襲着它時！

向着波濤洶湧的河心  
他們勇邁地划進；  
天爾林貴族到了河邊，  
他的憤怒變成悲哭。

傷心而驚慌地，在風浪的陰暗  
處，

他看到了他的孩子，在狂濤裏  
，  
她伸出一隻手向人求救，  
另一手摟抱着她的愛人。

「回來吧！回來吧！」他痛苦  
地喊道：

游過這條危險的河；  
我會寬恕你的愛人——那海蘭  
人，  
我的女兒——呵！我的女兒！

這些都失敗，吼叫的波浪打在  
岸上，

回去呢？再阻止呢？  
波浪瘋狂地掩沒了他的孩子，  
於是，只賸下他在哭泣。

茶的葉子，也像綠茶那樣的細小。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是人工泡製的。金馬崙的氣候，似適宜種茶，故有許多荒山都被開闢成爲茶園，算是一種大規模的投資。我們再參觀雞場，一間間的小屋裏，養着了紅鷄和澳洲黑公鷄，却看不到一隻麗康鷄。亦許爲了氣候不相宜的緣故吧。這些鷄數量不多，但規模和設備却很像樣。這可說是模範養鷄場，供人參觀或作試驗都可以；如果用這種方法來賺錢，就沒有辦法了。我們去得較遲，管理人不在，無法打聽詳細情況。農業試驗白菜，外殼多被蟲蛀傷。金馬崙的蔬菜，真是新鮮，又嫩又甜，售價亦甚低廉。只是下山以後，因受熱氣的影響，不但失去原狀，售價更爲昂貴。所謂金馬崙菜頭，只虛有其名，不能使普遍的人受到實惠。

凡遊歷任何地方，最好是結伴同行，既能互換意見，也能使耳目煥然一新。像詩人燕歸來，不但能寫，而且能說，她生活在這樣幽靜的環境中，自會有許多感覺。「當我年幼的時候」名著的作者古梅小姐也是如此，希望她們能頌開雅懷，爲我們帶來幾首爽口的詩歌吧。

## 街市即景

凡到金馬崙的人都得經過這條街，那裏的店舖，高出馬路約三英尺，有石級上去。在那裏所有旅客需要的日常用品，都應有盡有，那些雜貨店的陳設，都有條不紊。其他尚有如旅館、餐館、及照相館；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只要有錢，就能享受。若果在星馬還有戒嚴法令的存在，那末金馬崙是表現得最爲透澈的了。凡是買一件吃食品，就必需取出身份證，讓店員登記起來。在糧食不准移動的條例下，我們到餐館去進餐，也得先出示身份證，才有滋味可享，否則必管閉門羹。可見不太平的氣氛，已籠罩着它了。

離開金馬崙時，我深深留下一個心願，待我有了住居較久的條件時我會再來受它的撫慰。

# 爛泥河的鳴咽

· 辛 生 ·



老榮伯發了風濕的老毛病，半個多月沒有起床。這幾天風和日朗，覺得身子稍稍舒暢一些，今早便撐着一根木棍走到河灘上來曬曬太陽。

陽光是金黃色的，風也柔軟清新。他在灘上一棵鋸斷了的老榕樹根上坐下，慢慢捶着軟麻痠痛的兩腿，吁出一口久結心中的鬱氣。

這時，正是早潮泛濫的時候，新加坡河上源，沿着丰興芭這一灣汙水河已漲滿了黑油油的水。昇金橋兩旁的幾間船廠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兩個赤膊的船工在鋸着一塊長大的柁木，鐵鋸一推一拉，在堅實的柁板上磨出有規律的粗糙的沙聲。明耀的陽光照在他們烏銅色的肩頭，在滴出肌膚的汗滴上閃着光。一個年青的學徒在泥灰春臼上搗着泥灰，木椿輕快地衝擊着春槽，揚起一陣陣白濛濛的灰烟。在稍遠的地方，兩個船工爬在一架剛裝好龍骨的新船上，釘着船的肋骨。還有斜輪在一處灣窪的淺灘上的兩條舊船，這時都被漲高的潮水扶正了。一個船工沒身在齊腰的黑水裏，修補着被海水浸蝕沖打得腐朽的船壳；另一個站在船沿上為陳舊褪色的魚鱗狀花紋和船頭的大眼睛添上鮮亮的紅漆。在橋的那一邊正有一隻新完工的大船準備下水，雖然橋座遮沒了視線，看不到工作的情形，但時時可以聽到龐大沉重的船身壓在墊底的滾木上的軋軋聲，和船工們鬧忙，叫嚷。

沙沙的鋸木聲，鐵錘落在釘上的鏗鏘，滾木上的吱軋，以及人們的興奮，呼喊在寧謐和暖的朝陽裏織成一片歡快的喧響。靜坐在老樹根上的榮伯也感染了這種工作的熱情與歡快，心裏豁然開朗了。工作的聲音在他的心中激起了親切的騷

亂，在他心中震動着。

陽光像一片金色的網，灑在丰興芭的低原上，在沼澤上稠密的矮灌木叢上跳躍，在突高的椰子的綠髮上蕩漾，在老榕樹的傘狀的繁茂糾結的枝葉上閃爍，又輕迅的滑過黑肥得如油的河面。天彷彿洗過一般的湛藍，沒有一絲陰影。遠的附近的紅屋頂黃牆垣都像染上了愉快的色彩，連老榮伯所居住的芳林巴剎一帶的低陋的巫答屋，也似乎在破敗蒼老裏透出了微笑。潮濕的泥灘被太陽烘曬，散出乳色輕霧般的暖氣，夾着船板、汚泥、青

草所揉雜的氣味，親切而適鼻。

一陣吱吱喳喳，是鳥兒在灌木叢裏嘩噪着。

「多麼好的晴天！」老榮伯細聲的低語，打皺褶的老臉上擠動着陽光照亮的的笑意。

他一時忘了腰與腿的痠痛，扶着木棍站起來，在橫七豎八的木板中蹣跚的走着。他走近剛搭好龍骨的船架，抬起筋絡滿佈的瘦手溫柔的摸摸船木，又用手指敲敲木頭，傾着頭端詳着，好像在聆聽那木頭篤實的聲音。

「榮伯，身子好些嗎？」站在架上的船工阿根，停下錘問道。

「老毛病時發時好，不要緊的。」老榮伯用低啞的嗓音回說。

橋那邊又傳來一陣吆喊。

「是和盛廠的大船下水嗎？」老榮伯問，他記得兒子阿興清早向他提

起過的。

「吓使，一百多丹的大船囉！值得一萬多鑽！真是漂亮，榮伯你過去

看看吧。」

「和盛濱幾年真是發旺哩！」說着老榮伯支着木棍，一步步向前蹣跚

着。

阿根又舉起鐵錘重重的打在鐵釘上，鏗鏘一聲，響得那麼清脆。老榮

伯不用轉身，便知道那揮動鐵錘的是多麼有力的臂膊，鐵錘落得多麼準確

；便是那鐵釘鑽入密實的木心的嘶聲，他好像都能感覺到。

老榮伯回想到自己年青的時候，不也是阿根這小伙子的模樣。錘木、

裝架、釘船，不論雨打日曬，總是渾身有勁，一個人扛一根百多斤重的柁

木，從來不氣喘，就是前四年還一口氣鋸斷過八尺多長的「甘不一」板。可

是現在不行囉，連走路都要撐着個木棍，腿還發軟，真是洩氣。老了，快

入土了！

「一百多丹的大船，值一萬多鑽！真漂亮！」老榮伯回味着阿根的話

。四十多年來老榮伯都在夢想着能開一個船廠，自己承接製造一條大船，

但四十多年來除了落得一身創疼外，便什麼也沒有。他感傷萬端的喟嘆一

聲。

打從他十八歲落番，來到這丰興芭，便幹上了造船這當子行業。那時

候，他什麼也不會，投靠在林順源廠當一名學徒。初上來，雜活都是他幹

，連頭家婆孩子的尿布也要洗的。有時候，走錯一步，奉承顏色稍緩一點

，便要受頭家和頭家婆的責罵。後來，他漸漸做上正工。有一次把一塊船

板鋸歪了，頭家責罵他，他頂撞了幾句。頭家火爆起來，便劈臉給了他一

巴掌。當晚，他氣得暗自飲泣，發了狠心，要努力幹活，積一些錢，十年

八年之後自己來辦廠造船，爭一口氣，洗刷這一掌之辱。他心想，在這紅

毛番地，多少人發家立業，那一樁不是人幹出來的，難道自己就生成是不

成材的東西嗎？

豈不知發財除了要苦幹之外，還要有斂財撈財的黑心與本領。他以前一個鄉巴佬，未入世面的忠厚心腸做事待人，發財之心愈切，散財之際愈大。他省吃節用所積蓄的微資，做會被人拐騙，放貨被人捲逃；後來以為賭之一道可以發橫財，又戀上了賭博，更是受盡盤剝。本來這種邪門歪道，是狠了心的不務正業者做的，還要結私營黨才成。又想老實做活，又想憑這取巧方法斂財的人，便不免撲了一身灰了。到二十六歲上，他除了磨鍊出一身好筋骨，學上的一手金不換的好手藝，還是一個錢也未積下。後來回到唐山老家，娶了老婆，又來到這手與芭。初婚時，夫妻倆做工，錢倒也積得快些。後來孩子接着一個個來了，家累加重，積錢開廠之心更要放下不談。

想到兒女們，老榮伯的眼潮潤起來。老二是自小害腸熱病死的。老大和老三都在日本人佔領新加坡的時候失了蹤，後來經街坊上看見的人證實，老大是在檢證中被害，老三則至今下落不明。女兒嫁了一個跑大船的舵工，住在巴生，而自己的老伴前五十年去世了。現在只留下四兒子阿興一個在身邊。總算好，阿興如今是成了家，也生兒育女了。

本來，老大老三還在世時，家中有了幾雙頂事的手，就是私蓄不多，靠着他在地方上混了幾十年得來的「榮伯」這個尊稱，也可以從街坊鄰里中聚一些資，開辦船廠，慢慢經營的。那知道，這個從濃霧中漸現形象的希望，又被打擊得無影無踪。

老榮伯對四周環顧了一下。唉！四十年了，這手與芭發生了多少興衰變化。

當初，這手與芭不還是一片廣大的荒野嗎？到處都是沼澤和矮灌木，灌木間雜生着茂密的高樹，樹上長着猴子，偶然還有老虎、山豬和四脚蛇出現。現在灌木漸漸被斬伐殆盡了，大樹被鋸斷拖倒了，船廠呢也隨着歲月一個個相繼倒閉了，只留下了七八家。代替了林立在這荒芭上的船廠，擁有巨資的公司和銀行在這河的沿岸建立了工廠、貨倉和堆棧。有錢人在四圍的高地建起紅頂的高樓和花園洋房。那對岸後來不是建成一個兵營的嗎？現在改換成一個繁榮銷金的遊樂場，連幾塊木板搭成的金昇橋也經過數次翻改，變成了漂亮坦莊的鋼骨水泥橋了。

沙沙的鋸木聲，鏗鏘的釘木聲。老榮伯側耳靜聽着。黑水河的水流隱晦的咕咕着，鳥兒在遠處歡叫，四十年的聲音都好像回到了他的心頭。四十年來多少屈辱、辛酸、悔恨，遠比他第一次換的耳光為甚，但那第一次的耳光是難忘的，他現在想起來都覺得腮幫上熱辣辣的。風、陽光是他的老朋友，他們都知道他四十年來挨的耳光，見證他心裏的火和臉上的羞赧。

撲通！  
河面濺起一陣老高的水，驚醒了老榮伯的懷想。原來芳林巴利的孩子們都趁着這陽光晴和，潮水高漲的時候到河裏游泳洗澡來了。他們喧嚷着

、呼哨着、歡叫着。有的把褲管捲得老高，有的索性光着屁股，在大橋上排成隊，一個跟着一個爬過橋邊的鐵欄杆向河裏跳。

哪！那是陳家的發仔，有點胆小，站在橋沿上遲疑，回頭朝伙伴們望，被後面迫不及待的孩子們一推，便四脚朝天的跌到河裏去了。哪！那是林家的和仔，小子真歡躍，朝黑水裏一鑽，消失了踪影，好一會才從那邊冒出頭來。你看他一面用手抹着淌在臉上的水，急促的喘着氣，噴着水沫，一面呼喊着同伴，手在水上撲撲通通的亂打。啊！哪是我的大孫兒——狗仔，光着屁股站在橋沿上。他真够有胆，一抹鼻子，插開腿便從一兩丈高的橋上跳了下來，把河水蕩起多麼大的水圈！

看着這些生命力充沛的孩子們，老榮伯忘了滿腹心事。  
「日頭這麼好，還發什麼愁呢？看這些活蹦亂跳的孩子們，一眨眼都長大了，真像都是從爛泥和污水中爬出來似的。」他笑着低聲的咕叨着。

他一步步向前走。兩隻母鷄在河邊垃圾堆上啄食着濃鼻涕，看見老榮伯走近身，便咯咯地擺着尾巴跳開去了。

轉過一個屋角，老榮伯又看到他的小孫子旺仔和另外兩個三四歲大的孩子在河邊玩。旺仔爬在一個小木盆裏，在河邊的水上飄着，一雙小手在水中亂扒。另外那兩個孩子，一團在挖河邊的爛泥，一個用一隻鏽洋鐵罐舀着河水向四處亂灑。

「旺仔！旺仔！」老榮伯用溫柔嗚啞的聲音喚着他的小孫子。

旺仔起初只顧玩，沒有聽到。後來抬起了頭，睜着四周塗滿污點的小眸眼向爺爺笑了一下，又低着頭扒水去了。

「小肥仔，快點長大吧！長大了就會像你哥哥那樣跳到河裏栽迷子、洗澡了！」老榮伯看着小孫子可愛的傻樣，也笑眯了眼。他好像忽然從陽光裏看到了希望，希望灑在他的孫子身上。

「孩子們像小雞一樣，喜歡在空地上啄泥巴、扒草堆。」老榮伯得意地搖搖頭。「但是旺仔的媽呢？讓孩子一個人在河上玩總不妥當。」老榮伯又擔心起來了。

旺仔的媽從亞答屋的後門走了出來，手裏捧着一抱剛洗好的衣服。  
「爹！」旺仔媽叫了老榮伯一聲。然後走到搭到河灣中心的跳板上，把衣衫的褲子一件件涼在竹竿上。

藍的紅的黑的白的襪襪的衣片在和風中飄着。  
「旺仔媽，旺仔一個人坐在盆裏划水，要小心照看着。」

「我知道，爹。」說着旺仔媽又匆促的走向屋裏，忙她的活去了。

老榮伯費勁地俯下身，半蹲在淺灘上，用木棒把旺仔坐的木盆向河邊扒近一點。旺仔天真的抬起頭，小胖手在河上拍拍的打着。老榮伯開心地咕叨了幾聲，便蹣跚地繼續向前走。  
他一時抬起頭看看明朗的藍天，聽聽風在遠樹上的哨響，一時用棒在

草中揮動，撥開一隻跳動着的青蛤蟆，不知不覺已繞過河灣走到橋頭上去了。

橋那邊，一隻刷了幾道桐油的大船，瀟灑而莊嚴的站在泥灘上，船尾驕傲地微蹙着，那綽號牛精的船工頭，正指揮着工人在大船的右邊撐上木桿。因為船尾被起重的轉盤抬高起來，船身有些向右一側。

「真是一條神氣的大船！」老榮伯不禁心中讚美。

「嘩！嘩！嘩！這時站在大船對岸的六七個工人，揸着揸在船頭的粗麻索，把船向河中拖動，發出一致的呼喊。

轟隆隆！船向前滾進了幾寸，又戛然停止了。墊底的圓滾木還不絕的發出掙扎的吱刺聲，岸灘上的泥悉索索的撒在河面上。

船停下之後，本來讓開一邊的工人又迅速圍攏來。有的把起重的轉盤向前搬動，有的扶正支船的木桿，有的拿着大錘敲正船底的滾木。榮伯的兒子阿興也在那裏工作，他和另一個船工搬了一條圓木添進船底去。

轉盤又絞動起來。絞了一會，因為轉盤不够高，工人們便在轉盤的下面塞進三角木，把轉盤墊高，然後繼續向上絞。船尾一面向上昇，阿興和幾個工人便伏在地上把墊底的滾木向前撥動。

船尾高起了幾寸，這邊的工人停下來，讓開一點；那邊拉船的工人又張緊了索。

「嘩！嘩！嘩！站在橋頭向下伏廠的老榮伯也在使勁，他一手撐着木棍，一手緊抓着橋欄杆，上身不由自主的向右傾側，喉裏的一口痰隨着工人們的喊聲咕動着。

嘩啞，轟隆隆隆隆！這次船移動得更多一些，船頭的底角已經浸沒到河裏去了。拉船的工人都歇下來，蹲在對岸的坡上擦着身上的汗。

那邊的工人歇了下來，這邊的工人又繼續那循環性的緊張。

大家正在忙鬧的當兒，忽然船身幌動了一下。只聽見「阿啲！」一聲淒厲的慘叫，突破眾人的嘈嚷，響蕩在空間裏。人們都被驚嚇得呆了一下，又立刻在船邊聚攏來。

老榮伯心裏突突的跳着，因為人們遮擋了他的視線，他一時雖看不清發生了的究竟是什麼事情，但知道船從轉盤上滑了下來，有人受傷了。他忽然直覺的感到那受傷的人是他的兒子阿興，忘了腿酸腰痛，也不知那來的一股勁，便從橋旁的斜坡奔了下去。

待他走到下面，工人們已迅速的扶正了起重的轉盤把船升高起來。他走近一看，果然是他的兒子阿興。阿興已人事不省，臉色鐵青地躺在地下。左手被壓在船與滾木之間。

「阿興！阿興！我的阿興！」老榮伯顫着啞啞的聲音，悲苦的喊道。天在變色，地在他的脚下旋轉。

在橋那邊做工的人們都聞聲趕來了，在河裏游水的狗仔和他的伙伴們

也從河裏爬起來，聚集到出事的地方，不久阿興嫂也抱着旺仔趕來了。

阿興嫂撲在阿興的身邊哭喊着，抖縮着。狗仔看見爸爸的慘狀也在哀聲的哭，旺仔看見媽哭，也抱着媽的頸子哭。人們一面設法拯救，一面哀聲的嘆氣。

大家把阿興從船底拖出來，他的手已被壓得血肉模糊了。大家手忙脚亂的把他的膀子用布帶綁緊，防止流血過多。過了一刻，救護車到了。老榮伯便同阿興嫂帶着孩子，送阿興進醫院去。

醫院裏的醫生說，阿興是否有救，還不敢斷定，縱或生命沒有危險，但左手一定要鋸斷的。老榮伯和阿興嫂一直守到下午三四點才垂頭喪氣的回來。

大船已經下水了，沉靜的飄在河上。孩子們早已從河面斂跡。太陽雖然已西斜，仍然金光燦爛。但人們的心情都是沉重的，失去了歡笑的勁兒。幾個工人懶洋洋地在河邊工作。

「天，在這晴朗的日子裏，你帶給我苦命的老頭不是福，却是災難。啊！是我那世作的孽，你要報應就報應我快進棺材的老頭兒吧，不要再奪去我的最後一個兒子，不要再加罪於我的孫子吧！」

老榮伯買了香燭到河邊的天皇宮叩頭祈求。

傍晚，阿興嫂又到醫院去看望阿興。太陽已落山了，只在天邊留下幾條慘澹的汗紅色的雲絲。河潮已退盡了，露出汗積在河床上的穢物、木片、朽鐵片、破鞋頭。一切苦痛腐敗的渣滓都浮了上來。幾條舊船又無精打采的歪倒在泥灘上。在暗紅的光沉裏，剛釘好肋骨的船架，像從地底挖出來的一具恐龍的屍身。

老榮伯又走出屋，坐在老榕樹根上，呆呆的看着流去他四十年辛酸的汙泥河，看着那踏去的無情的蒼天。晚風在河岸的樹梢上低泣，一個年青的船工爬在傾斜的舊船上，嗚嗚的吹着笛子，聲音斷續，哽咽而悠遠。

旺仔從坡上奔到榮伯身邊，皺着眉，擷着嘴問道：

「爺爺，爹會死嗎？」

「老天爺保佑，不會的。」

「爹如果死了呢？」

「……那……那……那還有你的爺爺！」老榮伯忍着悲酸，把發麻的腰挺起，用乾癟的瘦手使出和生活奮鬥了五十多年的豪氣，狠勁的拍了一下胸膛。又故作開心的擰了旺仔的臉蛋一下說：「而且，你哥哥狗仔和你，不都快長大了嗎？」

老人背過了臉去，一滴淚滾下來，無聲的滲入爛泥裏。





玉龍陳

(刻板) 船 造



星馬唯一學刊物

# 學 生 周 報

小說詩歌散文樣樣俱全  
歡迎把作品寄來

為星馬同學而編

內容豐富  
彩色精印  
每份二角  
長期訂閱

由星馬同學自編

人人有得獎機會

每期有「動腦筋」遊戲

友聯書報發行總社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PORE, I.

星隆  
怡振



本刊自改大版本以來，至今又是六期。在這三個月我們不斷的接到誠懇的讀者與作者的來信，認為本刊不僅在編版樣式上比從前顯得大方美觀，在內容的水準上也提高了不少。這種鼓勵我們非常興奮，但我們並不因此有絲毫的自滿。我們應該坦率的承認，雖然因為版本改大之後，編排的條件變優了，在編排樣式上是有着若干進步；但在內容上並未達到我們理想的萬一，尚待作長足的努力。同時，還得向大家致歉，本刊二十一期及二十二期上排錯的字特多，這是因為趕時間疏忽所致，以後一定要儘量仔細小心，以求減少錯字，直到全刊無一錯字出現為止。

為了使內容充實起來，自這一期起，本刊特邀請馬摩西、白蒂、常夫諸先生參加本刊的編輯委員會。我們決定以文藝理論、小說及戲劇為本刊今後的三大重點。尤其是戲劇創作，在今天是非非常迫切需要而且缺乏的；我們希望在這一方面多多努力，使戲劇的創作踴躍蓬勃起來；然後再在質上提高。在目前這僅是一種願望；能作到什麼地步，尚不敢斷言。如果大家都認識寫作劇本的重要，都拿起筆來寫，最後一定是會有成績的。

最近，本刊又發現有文抄公的抄文出現。這種無恥的勾當，不僅是對讀者的一種極大的侮辱與輕視，同時也是出賣他自己的人格。本刊除對這種事件感到無限痛心，並正告文抄公之流洗心革面之外；在此，因失查之過向讀者深致歉意。

## 稿 約

- (一) 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離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皆所歡迎，翻譯作品須附原文。
-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三) 來稿須用稿紙謄寫清楚。
- (四) 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連繫。筆名聽便。
- (五) 不能利用的來稿一律退還。
-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請預聲明。
-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里峇峇里律三一九號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319C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9.

P. O. Box 2034